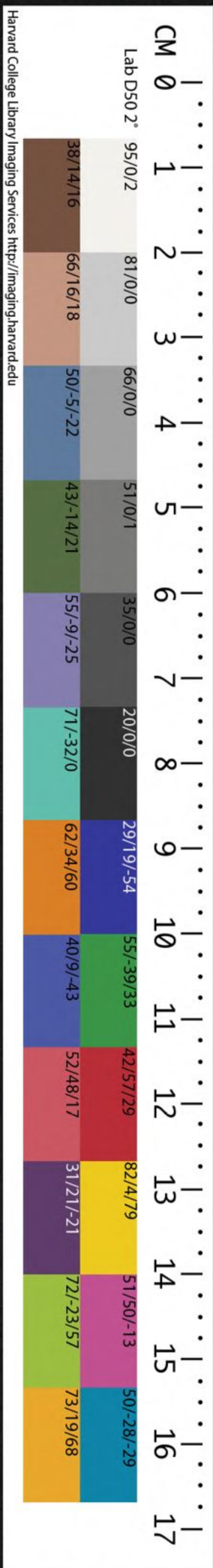


7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L 4662-4831

T 4664/4244B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

哈爾濱大學圖書館藏

吳郡

刪正

用人

宋徽宗立左司諫鄒浩上疏

知永興軍王覲上殿劄子

覲為御史中丞薦用丁鶴上奏

三年中書舍人曾肇論惟材是用無係一偏

奏

肇為翰林學士論減罷監司守臣上殿狀

以權請還鄒
人點安厚卿
○能駙馬都
主師約樞

右正言陳瓘論紹述上疏

瓘又乞罷王師約樞密都承旨。上疏畧曰本朝
矯衰唐之弊駙馬都尉無任權要者惟王貽永
尚太宗女鄭國公主一年而主薨貽永即納所
賜第後三十年乃歷邊任仁宗知其賢擢任樞
密當此之時貽永名爲帝婿實已疏外今師約
賜第猶存而未歷邊任豈可用貽永之例而遽
擢於樞密之地乎神考詔樞密院置都承旨以
文臣爲之副承旨以武臣爲之或參求外戚之

可任者以充此選然一文一武不相紊也今以
師約據文臣之位豈神考設官之意乎

瓘又上奏

瓘爲拔書郎論立賢無方上奏畧曰書口萬邦

黎獻共惟帝臣黃曰牽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東

西南北之人皆可仕也紹聖大臣以纂述王安

石爲主託繼述之文借朋黨之說以屏除異己

之人因司馬光則謂洛人皆不可用因呂大防

則謂峽人皆不可用因劉摯則謂東人皆不可

奏議

再乞罷王
瓘新除
不法成湯立
且無方

用故自紹聖以來西北士大夫皆無望於朝廷甚非神考所以立賢無方之意善救弊者先救其偏此今日之急務也

璣又論用人惟已上奏曰臣獨用人惟已亦成湯之事也臣嘗謂立賢無方則朝廷不偏用人惟已則臣下無黨為君之難在此兩者成湯所以能由此道而為後王之師者始於執中而已矣中則不偏中則無黨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神考熙寧之初立賢有方用人惟安石熙寧之末

立賢無方用人惟已一弛一張得文武之道有

始有卒見聖人之心此陛下今日之所當法也

璣又同任伯雨乞罷溫益給事中上奏畧曰溫

益知潭州日有新州羈管人鄒浩道過本州晚

投僧寺就宿寄食益差兵馬都監走卒數輩逼

浩夜渡又分司安置人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

希純呂陶皆在本路並為益所侵困陛下召還

鄒浩厚禮純仁奉世之徒皆已敘復所以合天

下之公是非也謂宜躬攬之初正益之罪而乃

乞罷溫益給
事申兼侍讀

擢置侍從處之經筵付以封駁之任非緣端府舊僚何以致此臣願罷益新除黜之於外使天下皆知陛下不以故舊之私恩而廢天下之公議也。

進故事三條

權又進故事

韓琦范仲淹並為樞密副使唐介為臺官彈宰相文彥博忤旨貶

嶺南未幾復殿中侍御史裏行知復州尋遣中使召為殿中侍御史老子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龔夬論新除程伯孫王畿蔣長生黎珣鮑朝賓等充郎官皆大臣

諫議大夫龔夬論新除程伯孫王畿蔣長生黎珣鮑朝賓等充郎官給事中以伯孫等皆大臣

給事中
行駁奏不

姻戚已行駁奏未奉俞音復命他官書讀清議

當復命他官書讀

殊未為允

葉夢得論用人以德為先

大觀初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祠部郎官葉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

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發以為不可而不

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

慕容彥逢論

突拔守令任

滿謀入優等

者

王安中論縣

士多則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
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
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
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
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
者為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
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

大觀中吏部侍郎慕容彥逢論理會守令劄子
徽宗時御史中丞王安中論知縣闕官劄子

二國官四說

曰近日諸路奏請如慶吉管下永靜將陵德州
平原成都利州等路縣無止官河南明州陝西
廣東且皆奏乞差人吏部以見榜闕多自春季
至今更不刷闕見在任人日有申明過滿乞省
罷及催差替人者而替期未至者亦多乞宮觀
或願就監當大抵諸路縣邑不闕官則多未有
替人太平多士之時人樂仕宦而百里之任顧
獨憚往其說有四苟免之塗多難工之事衆督
察之官不公賞罰之施不均故也先帝成憲初

改官人必令作縣關陞通判必實歷知縣人熙寧元豐間用恩賞改官免知縣者少今恩賞改官者衆而用考第改官人力足以取堂除乞官祠則不復到部通判闕自監當人以上稱有因依皆可徑得蓋不必用實歷關陞况創制員闕有與當實歷者諸司辟官有乞理實歷者然則誰肯屑爲縣道哉臣所謂苟免之塗多者此也治縣之才世固以爲難而責辦於法度之中成於法度之外者又不能無凡買物曰

類者不均敷則不能應拋降之數凡賣物

戶之類者不抑配則不能及椿立之額運送綱

棧貼助夫役水旱之訴蠲租則失漕計之指公

使之須守法則取州郡之怒臣所謂難工之事

衆者此也守倅之賢未必能服人而行縣季黠

者又其下僚監司之才未必能戢下而往來督

責者又其屬官文傲之辭陽戒以無違詔令而

風指之峻陰趣使抵冒法禁守倅監司不特資

以免責而喜功生事者方以爲進身之利臣所

奏議 卷一百四十一
謂督察之官不公者此也。致公就事。縣任其勞。論罰則獨厚於他官。第賞則每居於下列。臣所謂賞罰之施不均者此也。夫近民之官而所以病之者若是。遂使所在闕人。元元受弊。方茲議員多而添闕孰若先填闕以修官望。聖慈申嚴實歷之制。舒究責辦之實。戒監司守倅使同利害。公賞罰勸沮使當功罪。庶幾人無憚往之心。不爲避免之計。

個惡承流

尚書右丞陸佃執政與曾布比石寺論多近怨

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驕射也。

江公望乞用元祐人才

左司諫江公望乞用元祐人才。上言畧曰：昔齊桓釋射鈞之讐。而管仲得以濟其功。晉文不宿斬祛之怨。而勃鞞得以成其名。王珪魏徵易所事。而不以陰計爲諱。唐太宗用其直。而卒成仁

義之治。神考於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鈞斬祛之讐。陰計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黜仇人而用之。用其隙，猶足以濟治。况非其隙而用之者乎。其肯為陛下盡也必矣。陛下不立元祐為題，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評典諍興則黨復立矣。縉紳之禍，何時已也。可不痛哉。陛下嘗榜朝堂，并布告天下，以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損益惟時之宜。用舍惟義之所在。又昨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嘗端

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此言。陛下欲渝斯言，其如皇天后土何。論述事則一無所作。述之而已。此詩所謂率由舊章而閔子蹇，所謂仍舊貫。何必改作者也。論繼志則治雖不同而同歸於道。時雖不同而同歸于治。若啓之敬承禹道，武王之卒伐功者也。惟道是同。豈泥于已陳之迹哉。

左正言在伯雨上言章惇狀奏
尚書右丞范純禮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

三備請許
奉得去位進
元純仁為宰
相
范純禮請察

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
 固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
 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
 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開口以
 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
 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
 其奸不可不深察也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於
 用人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
 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真諸要途

人君欲得英傑之心故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
 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

許景衡論官
 定宋中孚現
 在歷司不宜
 參部

宣和中殿中侍御史許景衡奏罷官定宋中孚
 參部劄子畧曰政和七年十一月六日特降御
 筆手詔節文應緣人吏補官不罷吏職不得參
 部或日後續降處分並許執奏不行務在百執
 恪意遵守著為永法無或衝革近降指撰開封
 府廳司使臣官定宋中孚許令參部依舊本府
 祇應議者咸謂前降御筆焯如日星豈容胥吏

小人輒敢邀求衝改。如使出於特恩，亦礙前立
永法。况前日平江府奏辟吳彥璋充司戶曹事，
既有成命，吏部執奏以爲彥璋曾坐圍田水利
不寔，已係御筆勒停。蒙陛下垂聽，遂罷奏辟。今
者宮定等徒以一時僥倖之故，首破御筆，永不
衝革之法。比之彥璋辟命，事體尤重。若不特賜
改正，恐後來援以爲例。豈惟吏部右選冗濫之
弊未易澄革，且使雲章奎畫著爲永法者，始成
虛文，尤不可不論也。

余應求備將
相協心共濟

欽宗靖康元年監察御史余應求論將相當同

心協謀疏畧曰：陛下今所注意而任用者，不過

一二大臣，以臣觀之，亦各有所短。吳敏失之法

李綱失之果，徐處仁失之苛，失之怯者才不足

也。其弊則優柔懦弱而失事機，失之果者器不

足也。其敝則勇銳於事而或過舉，失之苛者識

不足也。其敝則煩碎伺察而失大體，若能各去

其短，無任私情，無昵私惡，協心共謀，庶可安靖

邊境，爲中興之助矣。種師道、姚古皆邊鄙老將

論重爵位則
多士勸謹用
人則朝廷尊
計翰論張邦
思不可為相

有謀畧威望可以倚任初召師道都人待之如
望歲焉陛下既加信任又畀姚平仲以節平仲
失和非師道罪也及姚古至併與師道罷之或
謂兩家世為仇敵不可並用臣謂廉蔣賈寇先
國家之急而後私雙子儀光弼握手涕泣正在
今日陛下何不以此義喻之而兩任之乎兵革
方興老將氣沮謀格而不用非所以盡人謀也
應求又論用人太易上奏
翰林學士許翰論相上言

翰為御史中丞上言曰願詔吏部稽考庶官凡

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諸道之應奉童

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與

夫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

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

藝局文字庫所與之賞淫朋比德各從其類又

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効用有力應奉有勞特

赴殿試之流此皆殃民蠹國敗俗妨賢姦宄取

位賕賄買官所叨恩數不限高卑一切襍奪遠

其本秩。若非此族而橫竊名器。如橫行節度之
貴仕。秘閣延殿之華資。或以童僕濫膺。或以賈
胥貨取。願令吏部各具閭閻諸臺諫。分使看詳。
上之朝廷。次第裁抑。其坐公田得罪如鮮于可
非。理譴逐宜自元。斷月日。復其資秩。恩數而升
擢之。以勸忠諫。

楊時請惜名器

陳東言李綱
可用李邦彥

等可斥

右諫議大夫楊時論用人太易上奏

太學生陳東乞復李綱舊職。疏畧曰。在廷之臣
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

社稷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
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
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
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
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
陛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
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
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
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邦彥等享高爵

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與北師。雖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其役。邦彥等輩。畧不可否於其間。實陰助黼以貽今日之禍。陛下新卽寶位。遽有變亂之虞。邦彥等不引咎歸己。自求貶放。而尚偃蹇固位。忠賢嫉能。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未可知。且虜人旣和之後。尚敢縱兵肆掠。屠戮代丙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聞陛下任綱

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綱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吊。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陛下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難。况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復可都大梁乎。綱孤立無助。天下共知其可以大用。頃歲京師大水。

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襪爲避水計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姦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深顧北之憂左右無一人爲陛下請行者綱獨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

太學生雷觀乞擇相上奏畧曰臣友生高閔之言曰天下之利害當使天下之人議之天下之人得以利害之言盡聞于上則當言之人雖欲緘默取容不可得也言官得以盡其職則執政之臣雖欲擅權爲姦不可得也當今所急止一言而已論相是也國家崇寧以來相非其人姦術之大者假紹述二字而行已之作爲假國是二字以主已之好惡假享上二字以逞已之私欲進直言者以狂妄斥立正論者以邪說禁善

阿諛者以純正用敗法亂紀靡所不爲致黷虜
幾危社稷陛下卽位以來見於施爲慨然有求
治之心而論相之職亦未爲稱此臣所謂當今
之急務也白時中老繆無用罷相之日公議稱
快咸謂陛下必能擇賢而相之乃但遙遷李邦
彥張邦昌爾士大夫皆言二人亦前日輔相之
無狀者察其操術不過持兩可以固養恩寵而
已臣又慮有爲陛下言者必曰邦彥邦昌曩在
政府亦嘗以燕雲不可圖童貫不可再遣冷果

如其說義當相之臣以謂不然二人在政府日
果知如此則當力陳不可至不見聽則以死繼
之縱未能死則宜引去然卒持祿不讓不過畏
童貫之禍也今日之禍皆前日肉食者之過豈
可不擇人而用之乎

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繳葉夢得落職宮觀詞
頭上奏畧曰准刑房送到詞頭一道臣察上言
龍圖閣直學士應天尹葉夢得初爲蔡京所知
亟躋鰲禁後爲吳敏所用除應天尹及其妹婿

許亢宗自郎官超拜起居舍人等事奉聖旨葉
夢得落職官祠許亢宗罷起居舍人與郡者謹
按夢得自少年時不自慎重爲蔡京所知躡居
要官誠爲可罪然其人頃由謫籍起守蔡州郡
事理甚暨移潁昌政聲尤著許潁間士民至今
思之日者南都不治自葉著陳迪宋昭年等相
繼留守軍儲闕乏不能彈壓各生變故幾至危
亂及夢得下車纔及數月府事嚴肅糧餉充溢
其治狀不可得而掩也今虜寇日深所在州郡

人情震駭設或變生倉卒而材具優裕必可捍
禦外盜保守一州。擗衛王室如夢得者少矣此
乃棄瑕貴效之時。乃以蔡氏所引。而棄諸閑散
良可惜也。今河北宣撫副使昨在越州。方臘寇
境設計謀保越城。臘以破走。後在真定。亦著聲
迹。而乃不幸爲童貫之所引也。可以爲貫黨廢
其才而不用乎。湖南安撫使郭三益前在洪府
值運司調發戍卒不支錢糧。幾至叛亂。三益發
言裁處戍卒。遂帖而三益乃王黼之所引也。可

以三益爲黼黨廢其才而不用乎。故贈諫議大夫陳瓘在元符末論列蔡京其言曰京所引置布列中外凡數百人使京在朝則此數百人者皆蔡京之黨黜京于外則此數百人者皆朝廷之用人皆以爲名言。今陛下旣正典刑治京攸之罪京死道途攸竄嶺表若子若孫悉皆編置家財籍沒於府庫地土悉歸於縣官不復有蔡氏矣。則凡二十年間昔日爲京所引用者今皆朝廷之人也。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之廢棄於

艱難乏使之時衆矣。且黨論何時而消弭乎。元符末年下詔求言擢用名士豐稷下覲繼長於憲臺陳瓘鄒浩並升於諫省。盡言無隱凜凜乎至和嘉祐之風矣。曾未甚年臺諫下臣刻名黨籍布衣俊造屏斥膠庠由是天下以言爲諱至於胡塵犯闕戎馬在郊而猶不敢以聞也。靖康之初太學諸生不避刑禁伏闕上書乞誅六賊蓋積一十年抑鬱不平之氣發舒於一日之間有大升黜未協公論數十萬衆不謀同詞頃刻

而集天下之大情。亦可見矣。言路不可壅亦已明矣。曾未數月而余應求李光以憲臺得罪。陳公輔程瑀以諫省去官。趙令衿以獻書論事黜送銓曹。潘良貴以奏對語侵責司征市而言路茅塞。荆棘復生。羣臣諱言。乃至失國。南渡以來。追賞東澈。優卹其家。促召馬伸。俾歸行闕。至於返正赦令。初下其節文曰。自今朕躬過失及宰執臣寮行事失當。皆許論列。言事得當。不次旌擢。雖有無愆。亦不加罪。甚矣其有意乎言路之

李光奏奉詔引對人乞先委三省大臣審察請假借臺諫委任大臣

關也。然袁植以乞誅朱琳等而出守偏州。呂祉以與諫長異同而通刺外鄉。臺諫班列益蕭疎矣。故臣願堅守赦文。久而弗變。召還植祉。以昭言路開闢之端。則下情不壅而治道成矣。李光奏引對人乞先經三省劄子。光又乞假借臺諫委任大臣劄子。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二

鄧

刪正

用人

許銓請許銓
可勘會陳乞

宋高宗建炎間編修胡銓論
臣寮陳乞子弟差

許景衡請選
忠賢以補政

遣疏

府之闕
請勿以人言

御史中丞許景衡乞除尚書
省長貳與并除

能宗澤
論黃潛善既

密二臣劄子

除宰相其兄
清厚不當除

景衡又論宗澤劄子

戶部尚書

景衡又論黃潛厚除戶部尚書劄子

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兩許黃潛厚
回避

論張瑱可州
勿以平格許

請宗詞
宗澤言人君

職在論相
恭崇禮舉仇

念
求真賢實

能
君臣各盡

道明上下
聖受其福

請斥朋外勿
疑

論漕臣應主
財用不當專

景衡又乞令黃潛厚回避第一劄子

景衡又奏乞差張瑱知和州劄子

元年知開封府宗澤條畫四事劄子

四年中書舍人蔡崇禮舉起復朝散郎新差知

建昌軍仇念堪充監司任使

崇禮為兵部侍郎面對第三劄子

高宗時崇禮講筵殿進呈劄子

崇禮又論朋比劄子

崇禮又乞漕司官通共應副財用劄子

委一員應副

論屬地多才

論拯難救急

在君臣同德

請諫斥臣進

退將帥用舍

論國勢紛擾

宜取才能

為君要道

善任人

崇禮又面對第二劄子

紹興間張浚議任事上奏

二年浚又上言

浚又條具四事上言畧曰易曰大君有命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其詞必繫於師之上六蓋上六

師道之終也。用師之始則。於此時然其所謂

勿用。非盡絕而不用也。特不使之居廟堂。處上

位而已。

浚又上言

論聖人待下
思想

論聖人用意
在天下百姓

論內重外輕
人害有八

初君臣相與
一

兩掩人之過
以人之美

王之道請詔
內外臣僚各

保舉堪為監
司守令者三

人

矢傳論言張

浚之短易為
浚後之事難

浚又議皇極之道上言

浚又議進退人才上言

浚又言

浚附子斌入奏

浚又議彈擊上言

紹興四年王之道論擇守令以結民心上奏

吳仲論大臣非辜書畧曰建延之間苗傅作亂

一夫唱惡寶位遷移是時赴國難者獨一張浚

忠誠一發遂擒元兇昔申淵陳不占赴莊公之

難不能成功

世猶且義之况於唱天下之大

義立不世之大功乎臣聞張浚之帥陝右也

國忘家見危致命食不兼味祿不羨餘開利國

之言容差而不能已見忠義之士延禮唯恐其

後廉潔愛民士卒化之而不貪公忠御下吏民

善之而無謗此所謂忠有餘者也料敵人之不

審陷曲端於無辜昧左右之譖言執一己之私

斷失五路之地劔數萬之師覆軍陝右延敵窺

川取怒朝廷歎怨鄉曲此所謂智不及者也臣

聞魯以季友治亂魏以無忌折衝虞不用宮之
竒而晉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田單縱反
聞於燕而樂毅罷陳平縱反聞於楚而范增去
子玉死而文公之君臣相賀廉頗逐而白起之
籌策得施借使張浚智雖不及數子忠實優之
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春秋書夏
滅項爲齊侯諱之故古人以功覆過良有以也
今張浚復歷之功大失地之罪小設若寘浚於
罪地使後之有功者人人欲與赤松子遊豈不

絕忠臣之略乎。

張浚引咎士相位觀文殿學士李綱奏曰臣
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工恢事以爲比臣
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
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墮
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

辭安撫之命

指示鎮能之
潘良貴常同
張絢非所以
安子誣

九年綱又除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
力辭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
八年趙元鎮浚潘良貴常同事上奏

論任申先以
論沈與落職
非所以安張
夜
官任申先
勿使惇下之
黨得行奸計

高宗時元鎮又上奏

元鎮又奏畧曰陛下以任伯雨之言追貶惇下

錄用申先所以旌別淑慝明辯是非雖在泉下

猶知懲勸曾未幾時申先乃蒙斥逐誠以臺諫

四人之請陛下不得已而行之若又因其赴訴

之言更加削奪則非所謂十世宥之道也

直龍圖閣李光乞委官節錄封事劄子畧曰仁

祖時嘗委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中外所上封事

盡心料簡合方議之於上而後行之於下

李光乞委官
節錄封事

一奏聞光與方平亦嘗奏其間識慮稍出於衆

開陳政体文采詳明者乞賜召對面加詢訪果

有可采籍其姓名隨才擢用今中原士大夫輻

湊東南所獻封事豈無公論望檢會祖宗故事

專委侍從官一員擇其公忠端亮者俾之遴選

據所可取者節錄成冊每季或逐月進呈以備

乙夜之覽

光為禮部尚書乞增選臺諫狀畧曰自古天子

有爭臣七人唐制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各四人

左右拾遺補闕各四人共十有六人國朝左右
諫議大夫左右司諫正言各二人常不下六七
人專論人主過失御史者邦之司直專以排擊
姦邪爲職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
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本朝
因之雖其數或有增損未嘗闕也陛下卽位以
來臺臣諫官預言事之列不過二三人而中丞
諫議必虛其位豈士大夫懷姦朋比能以忠實
事陛下未易得邪何久而不除也

張嶠請置蜀
宜撫使擇襄
荆二帥

著作郎張嶠因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
廷遠今無元帥一年矣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可
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繫國利害非腹心
之臣不可今早得一賢宜撫使爲要又言自駐
蹕吳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爲意今宜亟
選儒臣有牧御之才者爲二路帥使之招集流
散興農桑治城壁以爲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
勢

重也。前世選授大槩有二。欲諳練世務，求之久次，則惟其官欲簡拔俊良，待以非常之舉，則惟其人。是以舜之四岳，十二牧，周之方伯、連帥、漢之州牧、刺史、唐之採訪觀察使，其高者咸預公卿之選。下者亦秩真二千石，所以用貴理賤，求之久次也。若夫圖事任職務，在得人，登賢選能，唯恐不及，則凡文學政事有一可稱，風操識度在所甄錄者，雖無積月累歲之勞，假以權發遣之號，蓋亦不待次而舉也。近時委任頗異於此。

望聖明考此二端，增重部使者之職，自非豪傑卓異之材，且勿輕授。上觀虞周，下採漢唐，使嘗歷從官卿監之人，咸預茲選，而與臺閣省事之除，更爲出入，不唯可以革去內重外輕之弊，且復輜軒所至，吏民有所矜式，仰稱陛下知人任使之明。

論措置劉綱

誼又論劉綱合還鎮，或隸一將帥，上奏畧曰：臣聞滁濠州鎮撫使劉綱，昨在江東，別無職守，欲歸淮南，軍衆乏食，進退無據，士卒散擾，於是挺

身自歸朝廷冀蒙措置而羈旅累月每詣都堂
空執畧不省顧端坐客次見士大夫輒流涕自
言誠可憐憫綱父劉位農家富財自靖康建炎
以來出身衛國數平巨寇卒歿於兵今綱所領
比自其父部曲往往庄客家僮若不令綱鈐束或
聞綱貧困無歸決散為盜賊別生變亂昔唐朱
泚帥涇原以忠誠自歸既至長安拘留不遣一
巨部曲擁泚為亂幾亾唐室蓋亦當時措置乖
誤也望聖慈遣劉綱還鎮或如岳飛體例領其

居官汪希且
保城不去乞

部曲隸一將帥使不失職。

加獎推并汰
斥逃臣

誼又論徽州知通棄城乞獎擢汪希且上奏

劉行簡請搜
舉向來委棄

劉行簡上殿劄子

之主
論唐太宗用

行簡又上疏

李道裕德宗
疑陸贄足以

行簡又乞令侍從臺諫舉縣令疏

乞令侍從臺
諫舉縣令

權吏部侍郎廖剛論縣令劄子

廖剛論遊選
縣令

剛又論除中丞上殿劄子

請法唐文宗
擢丁居時牛

剛又論朋黨劄子

僧孺故事

剛又奏畧曰臣聞易以內君子而外小人為泰

論大中至正
之道行則朋
黨不革而自
論外小人

蓋小人未嘗無適用之才。固不必盡族然而窮
外之者。諛言足以惑人主之聰明。非事足以足
人主之心志。一容其身。則膠固而不可去。仲足
論為邦。貴於遠佞人者。以此願陛下察焉。旌別
淑慝。無使小人得間於君子。庶幾在位皆有羔
羊之德。而詩人無候人之刺矣。

胡寅請監司
郡守仍用土
人

胡寅上疏畧曰。臣聞周公制法。使民興賢。出使
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以是致太。要毒萬世
後。漢熹平時。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既周。乃利

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立三五
法。禁忌甚密。蔡邕上疏論其非。且曰。韓安國起
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事有還守本邦。
豈顧循三五繫以未制乎。司馬光題其言。近年
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違周公之訓。蹈
熹平之失。出於當時用事大臣私意。非良急也。
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悉。愛百姓之愛。
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上。為吾滋甚矣。
不知擇人而謬於立法。此與三五同為後世之

論洞庭水賊除官吏非人

寅又上疏畧曰鼎州昨緣程昌禹借補為合官吏猥多急政豪奪為楊么驅民今程于秋維之尤當加意選擇縣令

王十朋請用人望

按書郎王十朋輪對劄子

陳淵論德勝才智

右正言陳淵論用有德上奏

論老成人可尊而不可久

淵又論用老成上奏畧曰昔者孫權豪傑之主其母嘗以屬張昭太祖英偉無倫社太后嘗令趙普輔之取其經變多歷事久而已既於不及

虞允文乞請

二君而欲棄老成人未見其可也

止汪應辰衢

虞允文奏還吏部侍郎汪應辰除知衢州詞頭

在職曹勛請如古

疏

制為武功官賞十等惟寵

武義大夫曹勛上書

戰功周必大等條

帝嘗詔權禮部侍郎周必大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

陳治効

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

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忽去婺州
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
一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
上善其言

請儲木於閑
暇之日

必大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上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
重必大奏言太宗儲才為真宗仁宗之用仁宗
儲才為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士氣卒致裔
夷之禍秦檜忌刻逐人才流弊至今願陛下儲

才於閑暇之日

洪遵薦王珪
任煩劇

吏部侍郎洪遵薦王珪奏狀

薦林珣堪充
素劇任使

紹興中遵又薦用林珣上奏

為胡璉堪任
大縣

遵又薦胡璉上奏

鄧肅請采李
納一日之長

左正言鄧肅辭免除左正言第十三劄子畧曰

臣嘗觀宣和司諫高伯振觀望王甫不敢誰何
每出傳呼諫官道路之人皆慢罵之靖康諫議
洪芻阿附耿南仲不恤國難一日過朱雀門群
小擁其馬數之曰國步如此爾所諫者何事彼

奏議

卷一百四十三

六

二人者方其巧爲身謀以竊禁從自爲得計不知欺君之罪重於欺天故伯振死於白刃洪劄流於海島皆天罰也臣誤蒙三朝之知實緣論事宣和未嘗進乞罷花石詩群臣欲置於死地上皇赦之仍欲召對靖康之初賜對便殿力詆權臣當時指以爲狂而淵聖容之尚寘於寺監今年不食楚粟萬死一生奔赴行在陛下卽擢於言路初望天顏遽論宰執必待其去臣言乃已當時士夫謂臣必踵張所吳給之轍矣而陛

下錫臣以五品之服且謂臣論事正當甚可取顧臣何人蒙眷如此然臣之職則諫臣也若陛下曰然臣亦曰然陛下曰否臣亦曰否是奉天子者非諫天子者也雖聖德眷遇未卽賜罪然臣獨不愧於心乎

御史中丞張守論差李公彥李正民權官不當劄子畧曰太常少卿減爲一員近自外召黎確赴行在視事二日又除李公彥交割職事臣所未諭使公彥賢於確卽當降旨罷確而用公彥

張守論無故罷黎確而用李公彥近捨董道而遠取李正民恐非愛人以德以禮處人之意

不然。則是重疊除授也。中書舍人有闕。祖宗故事。差起居舍人兼權。又闕。即差他官。今董道為右史。而差左司員外郎李正民權中書舍人。臣所未諭。使正民賢於道。即當便用正民為中書舍人。不然。即是董道不學無文也。

守為殿中侍御史論增置教授狀

守又狀

呂頤浩論黜浮薄之士上奏

秘書正字張孝祥論涵養人才劄子上奏

論置教授四十餘員有不可者四
論防秋在候
請罷置教官
呂頤浩論潘
某輕儇不可
用
張孝祥請求
真才置之

鄭剛中請
叙新伏州縣
發官勿樂以
劉豫斥棄
請終李宋出
使江西之任
請急求才
論曾開不當
罷柳約不當
召
請久任以革
官吏虛文之
弊

剛中又乞委任李宋上奏

剛中又論人木上奏

剛中又乞曾開罷柳約召命上奏

剛中又論久任良郡守上奏

右僕射呂摺奏

范宗尹旨仕偽楚故凡受偽命者皆錄用戶部

侍郎季陵上疏

馮當可論守令銓選上奏

呂摺請還元
祐臣僚官爵
恩澤
季陵量范宗

尹請錄用罪

為當可請謹

擇監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三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四

宋孝宗降興二年張浚次平江奏論人才

張浚請急收人才

文臣請文武

廷臣上言謂國朝視文武為一體故有武臣以文學換授文資文臣以材畧智謀換右職當邊寄者蓋文武兩塗情本參商若文臣總幹戎事不換武階則終以氣習相忌有不樂從者矣今兵塵未息方厲恢復之圖願博採中外有材智

請歲舉武臣

權畧可以臨邊。可以制閫者。倣舊制改授。從之。
乾道以後。又選大將之家。能世其武勇者。武舉
及第。武藝絕倫。可為將佐者。會廷臣言曰。方今
國家之兵。東至淮海。西至川蜀。殆百餘萬。其間
可為將帥者。不在其上。則在其下。而朝廷未知
振其氣。表其才也。今文臣有三人舉主。則為之
循資再任。五人則為之改秩。而武臣無有焉。士
語曰。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
宜令都統。親視監司者。歲舉武臣二人。親部之。

胡銓言賢相
能兼衆人之
善賢主能兼
宰相之善

林光朝論人
才無不足之
時

論謝廓然不
可賜出身除
殿中侍御史

者。歲舉一。悉以智勇俱全為上。善撫士卒。專
膽勇者次之。不拘將校士卒。優以獎擢。被舉人
有臨戰不用命者。與文臣犯入已賊者。同併坐。
舉主。帝可其奏。仍著為法。人入其書。疏曰。
隆興間。起居郎胡銓上疏。

乾道中。秘書省正字林光朝上疏。

淳熙中。光朝為中書舍人。繳奏謝廓然賜出身

除殿中侍御史。詞頭狀畧曰。謝廓然之所長者。

可以治財賦。理獄訟。至於耳目之司。紀綱之地。

則有所不可。六部寺監所係者一職。惟御史。所係者國體。天下以為可畏者。諫官御史也。非御史可畏。畏公議也。安得如范純仁呂大防。除書之下。公議自定。苟或人人皆可為御史。公議不立。天下亦何畏哉。

虞允文書選
德殿對以進
論用人必當
其才久其任
其效乃著

乾道三年。虞允文奏論用人久任利害。疏略曰。昔在慶曆。樞密副使臣弼上言。欲輯三朝典故。文字編成一書。寘在二府。俾為摹範。因乾德任官之詔。為之釋曰。先朝臺省之任。必取才望。相

當能稱其職者。以三年為滿。所以人無躁進之心。官有宿守之業。近者除授數月。即遷。人知速去。官無成績。奔競之風。由此而甚。嗚呼。弼誠知治體者也。

允文又上言。

乾道五年。汪應辰進杜黃裳李德裕告君選擇賢才故事。

六年。周必大上言。

七年。必大為禮部侍郎。又論人才。上言。

論擇相當以
天下

汪應辰進杜
黃裳李德裕

故事

周必大請詔

執事雜舉中

外文武之才

總為一籍

論大才常才

論人主有急治之心群臣無任事之責請力裁入流之數以清源毋限既仕之路以遏流論用人二弊一上下之分未嚴一義利之說未明請審度才力勿躐等考覈功效勿數易龔茂良論銓部之害在因例立法

淳熙二年必大為右文殿修撰論久任上言必大改敷文閣待制上言

三年必大為兵部侍郎論用人二弊上言

四年必大又奏

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上言曰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法本無弊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諺稱吏部為例

部今七司法自晏敦復裁定不無疎畧然守

亦可以無弊而徇情廢法相師成風蓋用例

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常漸例常寬命

法令繁多官曹冗濫蓋繇此也望令哀集參附

法及乾道續降申明重行攷定非大有抵牾者

弗去凡涉寬縱者悉刊正之庶幾國家成法簡

易明白昧謝之姦絕冒濫之門塞矣於是重修

焉

孝宗時正字趙汝愚論謀國者必有履心之臣

趙汝愚請卷
永賢哲察而

後信

論商榮忠勇
宜加甄叙

請黜責秦嵩

薦黃謙林棣

李信甫趙彥

繩為八閩一
吏之冠

薦陳奏趙幼

開王開詩

上疏

汝愚為集英殿修撰帥福建又申乞甄叙商榮
付安撫司自效附奏

汝愚又奏按知金州秦嵩狀

汝愚又薦部內知建寧府建陽縣黃謙知泉州

晉江縣林棣知福州懷安縣李信甫知建寧府

崇安縣趙彥繩為福建八郡諸邑之冠

汝愚又薦從政郎南外睦宗院宗學教授陳葵

福州候官縣丞趙幼開承務郎前福州連江

丞王開詩可擢用

汝愚又薦簡州鄉貢進士劉伯熊成都府鄉貢

進士常珣優加褒擢

汝愚乞諸軍各置參謀官狀奏畧曰唐之諸漢

皆許辟召儒生學士並參戎幕若裴度在淮西

用韓愈為行軍司馬烏重嗣奮自行伍亦能以

禮羅致石洪温造皆一時名士良由當世之法

文武並用士大夫聞見習熟故久自安之耳今

沿江諸軍舊例有許置主管機宜文字及幹辦

乞諸軍各置
參謀官

劉伯熊
常珣以勸山
林博習之士

文
罷諸軍承

公事去也。其職本在階級之外，頗得唐之遺制。然若至於權要，或徂於私情，選任太輕，上亦羞鄙。望聖明參稽古制，於三衙及鎮江、建康、鄂渚、興州屯軍多處，每軍特置參謀官一員，如江池之類，增置機宜文字一員，使之聞軍事，精選其人。

汝愚又乞罷諸軍承受。上奏畧曰：今日之弊，其最大者，無如諸軍置承受。其始緣諸軍奏報文字，或有滯留，故各置承受速達。因循既久，茲

弊實多。外以壅隔諸軍之情，內以潛窺陛下之意。傳聞諸軍，凡有奏請文字，皆先取決於承受。以爲可則進呈，不可則退去。有司無由稽察，非若章奏通進二司皆有文據可點檢也。臣觀祖宗時，雖有走馬承受之名，然實非今日之制。蓋祖宗時三路沿邊走馬承受，皆在本路置司，遇有機速公事，方許馳傳入奏。朝見訖，亦不得在京遷延。其使臣皆是三班院選差，雖間差內侍，其見本路帥臣，祇許依屬官例。其視今日事體

輕重豈不甚相遠耶。

袁說友論實才上言。

中書舍人崔敦詩奏乞以公道用人疏。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舉右朝奉郎權知辰州軍

州事張允之右承議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

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主管文字郭洎通判

明州軍州事吳松年右通直郎知平江府吳江

縣張駿可任

遵知建康府薦右宣教郎知建康府溧水縣梁

請權舉公
永程涓老

袁說友論用人當別名實
崔敦詩言人主考天下公
論之士
洪遵舉張允
之郭洎吳松
年張駿可任

公永右從事郎知池州建德縣程涓老望加

擢

遵又舉邵宏淵劄子

遵又奏舉馬帥趙搏建康都統制郭剛

中書舍人史浩上奏

浩為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上奏明州鄞縣注

簿薛叔似新紹興府司理參軍楊簡新建寧府

崇安縣主簿陸九淵新無為軍軍學教授石宗

昭新寧國府府學教授陳謙新鄂州推官葉適

郭剛
請加恩
十五人

前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崔惇禮新江陰軍江陰縣尉袁燮添差通判常州趙善譽前撫州州學教授張貴謨監臨安府回易庫胡拱前衡州州學教授舒璘新紹興府府學教授舒烈明州州學教授王恕監潭州南嶽廟湛循一十有五
人乞降付中書省籍記姓名隨才錄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四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五

吳郡 刪正

用人

蔡戡請考祖
宗立法用人
之意

宋孝宗~~也~~祭戡論用人上奏畧曰祖宗之制莫

重制科其次則進士高第制科第三等進士第一
人初授職官或知縣代還升通判再任滿方
試館職制科第四等進士第二人以下及諸科
任子從可知矣祖宗以文學取之故以州縣試
之欲其諳練民事而適於用也今則不然進士

高第雖授外任闕期未及召命已下詞科出身今日拜命明日升朝又有初非異科不歷外任夤緣交結徑登朝籍曾不數年持節擁麾而去州縣之事懵然不曉材者猶不免付之胥吏習而後知不材者終身惟吏是從民被其害甚非祖宗立法之意祖宗之制凡執政侍從未有不歷省府而後大用蔡齊進士第一亦先爲三司使歐陽修一代名儒亦先知開封府然後爲執政蘇軾制科異等亦先爲開封府推官呂公著

素有時名亦先除戶部判官然後爲侍從其他公卿莫不如此今則不然凡中詞科舉進士者益有不繼闕庭不歷繁劇自館閣升左右史入禁近大率十年可致卿相下視六部七寺號曰冗局簿書獄訟目爲鄙事不屑爲之往往不通世務不達吏道天下無事尚可克員萬一緩急鮮不敗事甚非祖宗用人之意臣願陛下討論舊制凡制科詞科及進士三人用近日李廌例特與添差職官任滿方許收召其餘進士任子

必歷州縣差遣六考以上。仍有辛執待從監司。郡守舉薦召對。而後除職事官。凡館職學官。太常宗正寺。將作軍器監官。必兼判曹。其間才學之士。可以大用者。必歷省府邊。階次第而至。卿相。舍是則守一官。效一職。終身無榮進之望。天下之士。既知聖意所在。各奮所。以赴功名。祖宗得人之盛。將復見於今日。

人侵憂部內之罰

請立事用人必觀衆心

戡又論委官差人侵擾州縣上奏

戡又論用人不當上奏

前代朝廷要

戡又乞遴選監司。上奏畧曰。臣聞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位下大夫。掌奉詔條。察二千石。居所部久。舉為守相。夫以小制大。以卑臨尊。輕重若

準。然當時所遣。非御史丞相史。則諫大夫

。皆朝廷要官也。夫嘗仕朝廷。則德意且悉。知所以欽承。嘗為要官。則名望素重。而知所自愛。秩卑則樂進。賞厚則勸功。故漢部刺史

得人為多。其後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行之未久。功效陵夷。姦軌不禁。卒仍其舊。國朝選任監

司畧循漢制。多以朝臣爲之。雖執政待從爲郡
太守。皆得廉按。其權顧不重歟。比年以來。此選
寢輕。往往自守。或循次而至。監司不復選擇。欲
其名望不足以服衆。風采不足以動人。州縣亦
多易之。州內一有達官要人。趨承恐後。此監司
所以失職。州縣所以被害也。况川廣去朝廷最
遠。尤賴臺耳目。今諸路監司不過五六十人。望
明詔大江。選朝廷要官。有風力才幹者。更迭風
之。庶幾司得人。廉按稱職。州縣之間。無復有

貪暴偷墮之吏

王質奏論使材二疏。一曰無責全材。論略曰。天
下之才。習可作而不可沮也。故聖人常以有用
引天下。以爲無用而自絕。則其可用蓋無幾矣。
臣嘗歎息唐八司馬。皆天下雄豪偉特之才。如
柳宗元。劉禹錫。其所蘊藏百未試一。故其陵厲
軒昂之氣。雖憂深憔悴之中。猶自見於文章。議
論而不可沒其精華。果銳不得已而暴露於荒
州僻壤之間。蓋亦有過人者也。而程昇晚年復

振則唐之財用遂需然此豈可以不惜也洪範
之書以為皇極之道廣大而不狹寬厚而不苛
而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用天下之術頗可以推
見於此何者有猷者謀略有為者膽力有守者
志節此不可不念也故曰汝則念之雖然有謀
略者或至於詐而不知正有膽力者或至於縱
而不知法有志節者或至於執而不知惧蓋非
天下之中道矣雖然苟未麗於惡者亦不可以
不受也曰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嗟

夫皇極之道非聖人孰能行之荀或崔浩張華

王猛之謀略杜黃裳李德裕張柬之郭崇韜之

膽力申屠嘉張昭竇武何進之志節此固確確

者有所不錄也昔者太祖皇帝以大入天下

之士深知趙普之貪曹翰之橫而包涵覆蓋未

嘗見於辭色故趙普曹翰俱得以為名臣自雍

熙端拱之後用法愈詳而責人愈密蓋其弊至

于今有二一曰記舊惡而不開其新一曰錄其

暫失而不責其後效且天下之士誰能無援

進者陛下以天下之權付之宰相凡取予黜陟皆出其手而今之議者曰某人故相黨也臣愚不知誰非其黨歟既斥其尤則其他自可以淬磨洗濯而與之更始故臣以為莫若棄其舊而開其新夫人一辭令之不當一措置之不審雖大智有所不免銖稱寸量則自公卿大夫以下至於州縣之丞尉其破碎而不全者甚多非可一二數也故臣以為莫若略其暫失而責其長故夫天下之勢要使輕重兩適其平而已

者臺諫列善惡之實而致諸天子天子者權善惡之宜而置諸士大夫是以能平輕重之勢何者臺諫列善惡之實而處之以公故人無邪心天子權善惡之宜而行之以恕故人無棄才此所謂並行而不相悖者然臣之論非所施於六

論無拘定制

二曰無拘定制臣嘗論之曰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我取必於人而人不能取必於我是以天下惟聖人之為聽何者我取必於人則權在我人

取必於我，則權在人。人主之所為奔走於天下者，權也。以奔走天下之具而委之於人，則欲富者富，欲貴者貴。如執券取償，其勢不得不應。隨其所欲而應之，則我之富貴有限，而彼之所欲無窮。置而不應，則閔然有不平於其心。浮躁者則怒而形於色，辭而長厚者亦不免歎息。而而不能一日釋其意，以為天子爵祿，彼當予我，而我當得也。倚之以必予，而不予以為吝。故人以必得而不得，以為枉。故人主多負謗於天下。

下而天下多不盡力於其君，所貴夫聖人者，牽於天下之私情，而附合於天下之公論。彼天下之私情，孰不欲富，孰不欲貴，而聖人一以公論槩乎其間，必其有可以得富貴之理，然後費之以富貴之資。故得之則釋然，有以自慰其意，而不得者亦慊然，有以自愧自慰，以當天下欲為之心，而自愧以作天下不為之氣。臣嘗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為武帝規模法度固不若古帝王之粹，而其役用天下，皆聖人不可言之妙術也。

張歐爲中尉。九年而遷。而甯成之遷四年。韓安國之遷一年。商丘成爲大鴻臚。十二年而遷。而田千秋之遷一年。田廣明之遷五年。故臣以爲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遲速推。漢制宰相之闕。則取諸三公。三公之闕。則取諸九卿。然而石慶之死。御史大夫當遷而不遷。而太僕公孫賀得之。公孫賀之死。御史大夫商丘成當遷而不遷。而涿郡太守劉屈氂得之。御史大夫延廣之罷。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濟南太守之王卿。

御史大夫公孫弘之相。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河東太守之番係。故臣謂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次第度。彼武帝者。以爲吾之爵祿。而使天下以意揣而情窺。則吾爵祿之權。將折而歸諸天下。是故示之以不可知之端。而引之以不可窮之緒。使天下惟知愛之而爲。爲之而力。而終莫敢有所歆羨。邀持於其間。此固武帝之所以爲雄材大略也。邇者大臣之議。患夫在朝廷者。居之數月。則悄悄然已有欲進之心。居之滿

歲則汲汲然遂有必進之意。又少遲之則凜凜然不可留也。是以故歲之詔定日月以爲遷易之限。曰將以沮躁進者之心也。患夫在朝廷者不量淺深。不度高下。無故而遷不媿。不得而得不遜也。是以故歲之詔循序以爲進擢之格。曰將以塞僥倖之路也。此二者其意則甚公。而其名則甚美。然臣之所慮者。士大夫取必於朝廷之爵祿。而朝廷又自開其必取之門。臣之所不識也。夫天下惟不可爲此必然之說也。爲此必

然之說。則人將有必然之心。今將致其力者。則先令之曰。行百里。予百金。而未至於百里。百金固不可得也。至於百里。雖跛蹙者亦無以却之矣。其初欲以致有力者。而其終不能却跛蹙。此必然者之過。爲今日之計。莫若參其才之優劣。揆其績之向背。廢置予奪。雜出於必然之間。使天下之人知之而不能名。名之而不能議。然後有以深服天下之心。而致天下之力。夫使天子之爵祿。而日月可以馴致。資序可以必得。雖童

之服
我無
人而
無望於

子皆能逆計之矣。而烏能以鼓舞天下哉。

質又論馭臣勿窮恩。上疏略曰：天下誠不可無

才俊豪傑之士也。而不可使之失機。故聖人駕

馭才俊豪傑之士。廉於用恩。而信於用法。大抵

一為我之所賴於爾者。輕。而爾之所托於我者

重。我可以無爾。而爾不可以無我。是之謂機。昔

漢高祖崛起於匹夫之微。與秦楚爭天下。所藉

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二三豪傑。足賴然。高帝銖

分寸量。未嘗有以大慰其心。下某城。則得某邑。

破某敵。則錫某爵。否則終歲不遷。至於以一齊

而授韓信。猶靳靳而不肯予。彼高帝非有所吝

以為我之官爵。有時而窮。土地有時而盡也。要

使有時而窮者。常若無窮。有時而盡者。常若無

盡。使夫豪傑之士。相與回旋曲折於無窮盡之

中。而莫自知此。固高帝之所以為善將將者也。

唐明皇寵一安祿山。自營州都督。十遷而至宰

相。自平盧一軍。五增而兼三道之兵。祿山之才

未盡。而爵祿已窮矣。故祿山逆計。萌於天寶之

中年然而隱忍涵養以爵祿之窮而後發是故
役使天下豪傑之士必使彼之才有盡而我之
爵祿不可窮今之為大將平居無事為天子統
會士卒而已非有攻城略地之功汗馬之勞也
然而無故而進某階加某職夫今之為大將者
類非小官也馴致不已不數月可以極人臣之
位昔者曹彬克江南太祖皇帝惜一節度使不
與拳拳與之以待巴蜀之平狄青交廣逐儂智
高議者欲寵以樞密使獨宰相龐藉以為西北

猶未平後有大功何以賞之蓋其深謀遠慮以
為寧使之常有所不足而不可使之自安於有
餘今無故而窮之何也且天下未嘗無緩急也
窮之於無事之時則何以使之於有事之際
臣懼六才未足而爵祿先窮也

樞密院檢詳文字李椿上奏

椿又轉對

椿兼檢正乞擢用北人上奏

椿兼尹京又奏

李椿論臆心
無謀畫之位
規漢無一定
之計
請以公道用
人名節取士
請尊用北方
之士材器如
呂頤浩學術
如趙鼎者

請飭臣寮明

椿又曰

安危存亡治

衛涇奏論人才疏

亂之理

涇繳徐栲祠祿上奏

論用才不拘

涇又繳兵部郎官劉炳除江西提舉上奏

南北

衛博上殿劄子

衛涇論人才

博又上劄子略曰張湯官御史大夫而仍兼

在儲廣香素

獄劉晏位宰相而不去鹽鐵度支此特漢唐近

論御史徐栲

事聖朝豈固因循軌轍而分處昔人之下哉望

勅勸爲黜交

詔執事大臣無責人以全技無強人以不能明

庶政壞臺私

習典章者則使之居臺閣善調盈虛者則使之

不宜界以祠

王國計治獄者必法理之士分闡者必智勇之

請錄劉炳江

臣錄所長護所短久任而責成之

西提舉

侍御史王十朋上奏

衛博請設在

十朋又上疏略曰臣聞有旨令龍大淵往兩淮

廷奉事區行

撫諭者議者咸謂自古遣使或巡行天下或撫

請錄長護程

諭軍民皆於士大夫中遴選人才如漢之八使

王十朋請罷

用張綱等唐之十一使用庾何等是也太上皇

韓仲通經興

建炎紹興間亦嘗遣使撫諭矣或用臺察或用

之除奪俞良

奏議

卷一百四十五

十二

論擇相於
位之初

郎官出於遴選是號得人。今大淵雖潛藩舊臣，非出於朝廷遴選之公，銜命撫師，有輕國體。謂王師之還，陛下已降詔慰撫之矣。今委張公勞來安集之，不必更遣撫諭之使，切恐將相宿州不利而還，未測朝廷之意。忽聞使命之，心必懷疑，不如寢而勿行，以安反側。十朋為著作郎，上疏略曰：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尤宜遴選於嗣位之初。昔舜之受命，首舉陶湯之革命，首舉伊尹。高宗中興，爰立傅、

王訪落，師保周召。漢高祖首相蕭何，而成創業之功。唐太宗首相房、杜，而致貞觀之治。明皇首相、崇、憲宗首相杜黃裳，武宗首相李德裕，我太祖之有天下也。宰相因周舊，其自圖仕則首用。普仁宗即位之始，則相王曾，又以李迪、張知魯宗道為宰執，皆正人也。英宗因舊相韓琦、公亮而委任之，又起富弼為元樞，用歐陽修為參政。治平之治，最號得人。神宗又因治平宰相而委任之，及韓琦既去，則代以富弼。元祐

垂簾之際。首用司馬光。又起文彥博於已老平
 章。國重事。又相呂公著。又並相呂大防范純
 仁。祐人才。於茲為盛。恭惟太上皇授陛下以
 大之位。又以一相遺之。虛右揆以待陛下自
 擇。下莫不拭目以觀此舉。願擇諸內外千官
 百什之中。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天下蒼生望
 其起者。然後用之。不然寧虛位以俟。不可使不
 人。鄙夫僥倖而得也。

十朋代越帥王尚書上疏

知雷陽王師愈論養人才上奏

師愈又奏

師愈直煥章閣知長沙。論作邑之難。上奏略曰
 字民之官。莫親於縣令。然官卑權輕。法密責重。
 害之者。太衆。上焉有監司守倅。始則毆之。冒法
 以辦事。末則寘之深文。以自解。况有私喜怒於
 其間。無所分訴。此其一也。次則有屬官有曹職
 官。有本縣同官。有寄居。有過客。多欲遂其私。為
 賢令者。豈能盡如其所欲。徃徃撰造是非。諸之

監守倅爲監司守倅者略不加察從而罪之
此本也下則有本縣人吏有豪強上戶有教
唆把持健訟之猾民相爲表裏又皆欲遂其私
爲貪令者豈肯徇其所欲於是人吏伺缺失一
強半錢帛教唆把持者議狀本裝點虛詞遣健
訟者訟之輕則欲其遂去甚則使之敗官喪身
破家而後已此其三也抑又有監司州府之案
吏與夫承局排軍院虞候散從官平時持一紙
引無禮下視縣令厚有所求稍不如其欲

裝事端以譖訴監司守倅者聽之屬官曹職官
動之其不被害者鮮矣此其四也然而京朝官
作邑尚敢不顧其害與衆爲敵間有善政至若
選人作邑抑又難焉選人非無賢才然而皆懷
寸進之心爲改官之計鮮不彌縫上下以干虛
譽甚者充易官錢以買舉狀相習成風上下知
其所急者在此尤得以制之故作邑爲尤難也
望聖慈罷選人作邑盡令京朝官爲之庶可革
其希進之弊責以字民之効仍敕監司帥守依

公按劾。清強賢令。當保護愛惜之。庶幾賢材可
行其志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五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六

用人

宋孝宗時韓元吉進杜黃裳勸憲宗修己任賢
故事

韓元吉進杜黃裳故事

臣觀憲宗即位。懲建中貞元多難之餘。強藩
悍將。頡頏莫制。當時宰相杜佑鄭綱輩。號異
儒。姑息不足任。故帝欲以身任之。甚勞矣。而
黃裳不自以為嫌。乃為帝言為治之要。憲宗

感悟。擇人任焉。然黃裳僅能言之。而無天年。繼以李吉甫始任其責。出郎吏以爲刺史。省冗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併州縣。停入仕。易藩鎮者三十六。又繼以裴垍整齊法度。課吏治。別淑慝。獎勵諫官。悉使言事。百度修舉。無幸人。其後則若李藩之塗詔。李絳之論。裴度之討賊。帝皆一意任之。俾各得盡其才。而竭其慮。削平畔亂。克復兩河。史臣謂憲宗中興。由黃裳啓之。其不誣也。

楊萬里論擇相在天下受相在聖主

楊萬里進千慮策論。曰。臣聞聖人不能爲天下求宰相。而能爲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巖剔藪。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真。蓋亦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真何。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下曰繆。夫是之謂相不真。是故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天子悟巧逐斯人。則斯人慙而去之耳。且夫一邑不可欺。

以令一郡不可欺以時而天下獨可欺以相共。聖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爾自求之爾自得之吾爲爾用之焉耳其用之也則曰爾遺我以其人吾爲爾相之矣其人欲去而天下不允則曰還爾相夫是之謂能爲天下受宰相之聖人惟其受而不求是以求而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必成。立得而必任。政其人敢於盡任而必

久故其功不敗於搖敢於盡而不敗於搖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之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天下不許而君許之君子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譏而已昔者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譏於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爲太尉而貽笑於孫權張昭薦李濤爲宰相而周世宗薄其無大臣體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不可回之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表紹則取表紹策馬超則取馬超有如詡之謀乎知張

彥澤之必爲晉。愚知周高祖之必不爲漢。臣有如濤之先見乎。而或以譏笑於敵國。或以不取於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是以遠子馮爲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爲司徒。而曰我爲司徒。後世必哂。竟不拜。唐李郿爲宦者。引爲相。而鄙耻之。竟不就職。三石子者皆賢者也。夫豈不堪於相。而不欲富貴。以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人。如此其難也。後之石子。違天以利其身。嚙豕以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存。

以僥其分之所無。可謂不智乎。及得其所。無以天下皆責之。以所有。上以誤其國。下以誤其身。是也可謂智乎。陛下卽位之初。蓋嘗謀之國。而得賢相矣。天下方以爲賀。而陛下以爲疑。非陛下疑之也。奸臣有以啓陛下之疑也。使陛下持之不堅。天下恨之。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虛宰席以待其人。天下聳而望曰。其必有以慰我。旣而麻制一傳。則天下怏然。誹之。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或曰此

何人而何以了此事故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
輕罷之其來不爲朝廷重其去不爲朝廷輕其
進不爲天下喜其退不爲天下戚舜之於臯陶
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齊威之於管仲蜀
先主之於諸葛亮儼不如此蓋陛下知爲天下
求宰相而不知爲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祖
宗朝嘗闕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
之人則曰我丞相三詔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
侍中屢詔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道

朝廷今天下豈無其人天下之望豈無所在陛
下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
在聖主用而觀之效則久之此真天下之相也
而獨擾擾焉何也其意非欲爲不測之量也

論相下曰臣聞天子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
後其人爲足恃蓋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
負此器者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宰相者負此器
者也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
夫惟重其人而後負之者輕其器蓋人

考預試天下
以求應

可以勝器而器不可以勝人。人勝器者全。器勝人者顛。舉天下之大而負之，負之而不能堪，挈之而不能舉，事至而亂，變起而驚已，且無以自恃。而天子何恃焉？古之大臣居天下之至安而不驕，居天下之至危而不懾，不勞談笑，不動聲色，而天下自定。此其意非苟為不測之量，虛為不折之氣，以鎮服物情而已。其必有以自恃者，恃在應，應在裕。夫敵國之相圖，姦雄之相規，因輕發於吾之

所窮，而重發於吾之所裕。夫惟先

事而破其謀，有事而出其不意，發則應，應則窮。天下安得而不定？天子者得斯人而相之，則天下可以高枕而無足憂。何則？有足恃者也。後之君子，懦者既不足與有為，而其勇者又徒得其所恃之似，而無以實之。蓋亦有所謂不談笑，而不動聲色者矣。然可與之居安，而不與之居危，可與之守常，而不可與之應變。此中無應變之機，而其外示鎮服之度。故無事，若不可測，而有事則敗矣。故夫古之相其君

當天下之變者蓋有鎮物以破敵者矣有同
鎮物而不同乎破敵者焉有推誠以解紛者
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解紛者焉有示強以
亂者矣有同乎示強而不同乎止亂者焉謝安
傲遊飲博以當符堅房琯彈琴清談以當安史
此同乎鎮物也然淝水大勝而陳濤大敗何也
人不同也蓋安有謝元而琯有劉秩此其所以
不同於破敵與郭子儀單騎以入回紇張延賞
亦使渾瑊徹備以盟吐蕃此同乎推誠也然回

紇拜郭子儀而唐以安吐蕃幾擒瑒而德宗欲
出避何也情不同也蓋回紇之寇子儀知其情
之不得已故變寇以爲盟吐蕃之盟延賞不知
其情之欲圖唐故變盟而爲寇此其所以不同
於解紛與裴度答朱克融以兵匠速來之語景
延廣答契丹以橫磨大劍之語此同乎示強也
然克融卒不敢動而契丹遂滅晉何也勢不同
也蓋以克融而犯唐則以臣而叛君以晉而怒
契丹則背惠而立怨此其所以不同於止亂歟

當天下之變而決天下之機。不可以一法應也。得其一法而不得其不一之法。未有不敗事者。方晉之未捷。謝安與王衍。何以異而陳濤之未敗。平涼之未變。契丹之未動。所謂房琯者。延賞者。景延廣者。誰不以爲謝安。郭子儀。裴度。復出也哉。蓋應變之難如此。今強虜盜有中原之半者。四十年矣。自逆亮之斃。其君臣日夜伺吾之隙。而求吾之便。又五六年矣。此何等時耶。然無事則翫而不戚。有事則驚而失措。不知朝廷所

恃以應變者。何人耶。豈其以天下之大而空無一人之足恃。上之人獨得而不憂也。然則將求謝安。郭子儀。裴度之才。何從而得之。夫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人之能不能。雖聖人不能逆知之。其能知之者。以其試之也。然才可試而變不可試。臨變而試才者。垂危而試醫者也。古之聖人。惟能擇天下甚難之事。以試天下之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亂。則試之者。熟而儲之者。素也。嘗聞寇準以小臣言事。而爲太宗之所知。太

宗屢以事密詢於準。已知其有宰相之才。當足
之時。天下承平。豈有它變。其何事於準哉。其後
真宗澶淵之役。獨決親征之議。對敵高臥。天子
恃之以爲無恐。諸將恃之以成大功者。乃前日
太宗所密詢之人也。今宰相之才。無事而不求。
且不試。裘而不絺。明年何衣。稻而不麥。明年何
食。臣實憂之。其要之。太宗嘗語於準曰。天下
萬里千慮。策論冗官。上曰。臣聞聖人之爲天下
必與天下難其初。難其初猶病於未。况易其初

請嚴任子誠
史之塗

者乎。易其初。則天下孰不曰。聖人之於我易也。
則我之求也何難。於是貧求富。賤求貴。不獲者
求與。而聖人亦曰。來吾富爾。吾貴爾。吾與爾。天
下皆欣然曰。聖人之於我果易也。則求者紛然
而來。來者不勝其衆。則應者不勝其費。使費而
有以費也。則與天下盡費。而何惜。然求者無窮。
與者有極。與者既竭。求者方來。以有極塞無窮。
則上不堪其煩。以方來責既竭。則下不厭其糞。
下不厭而上不堪。則上之人閉戶以却其下。其

初惟恐天下之不來也而不慮其來而無以受
惟恐天下之不說也而不慮其悅而無以繼其
始不慮其終無及於慮則安得而不閉戶也與
其閉之也孰若其初之不閉也開以召之獨得
閉而却之哉舟人之操舟也有萬斛之舟焉有
一葦之舟焉以一葦之力載一葦則一葦小而
大以萬斛之力載萬斛則萬斛重而輕不善操
舟者不計其舟之能而惟其人之悅百人而登
一葦不知其也百萬之粟而委於萬斛之舟不

知辭也幸中流而不過風也中流而遇風何如
哉則人浮於舟也天下非舟乎堯舜之時民之
善而可封者比屋焉士之可用而願爲臣者萬
邦黎獻焉爲堯舜者將盡封而官之乎官不過
百而國不過萬則盡天下之地有不足於封而
盡朝廷之官有不足於仕者矣納以言以探諸
其中明以功以試諸其外可者取否者黜天下
之悅不悅堯舜不恤也則人不浮於舟也官何
自而危朝廷自天子龍飛之初固天下之大慶

也固不可以無天下之大賚也。然潛藩之州，出節之鎮，士之泛恩而官焉，進士之以年得官而未應於格者，皆以橫恩而官焉者，以千計焉。何其多也。任子之法，議臣請因多故而痛省之，可省而不省也。郊焉而任者，又以數千計。何其愈多也。此而不惜，至於吏部灑墨而不去，官簿汗牛而日增，人不加少而官不加多，則減館職罷寺薄於內而省監司之寮屬於外也。而官冗自心也不難其初而難其後，其有及乎爲今之計

龍飛之恩，無所於咎矣。而任子猶可議否也。任子之法，借未能限其入官之門，蓋亦嚴其試吏之塗耶。勿限其門，名也。嚴其塗實也。寬與嚴並，名與實借則有不省之省，不減之減者。夫子之射也，觀者如墻，夫子不拒也。至使子路出而令焉，則去者半矣。此之謂不拒之拒，勿限其門如墻者也。嚴其塗，半去者也。吾非去之也。吾之法行而彼自去也。仕進之路之盛者，進士任子而已。士之舉於太學，舉於州郡，三歲而一詣太常

者亡慮數千。而南宮之以名聞得官者。儉於三百焉。累舉特恩而得官者。儉於二百焉。則是大比者再。而進士之官者僅及於千也。至於任子公卿侍從每部而任焉。庶官再郊而任焉。拔於進士則郊者再。而任子之官者五六其千也。進士之修身積學。有老死而不一第。得之難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寡。任子者至未勝衣而命焉。得之易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多。則官冗之源在進士乎。在任子乎。故臣以謂借未能限其入。蓋亦

嚴其試試何爲而嚴也。任子之銓。其歲視進士之大比。而非大比則不銓。取人之法。其數視進士之多少。而以初銓爲定額。其場屋之日。藉以五。今以三則繁焉者簡矣。其中程之藝者以一。今以三則易焉者難矣。如是而中者。乃得補州縣之吏。而其五不中者。然後特與之補吏焉。自宰相子弟。下至於庶官之子弟。必均焉。則一舉而三利得矣。貴游子弟。脫綺襦之習。而勵寒素之業。以成其才。一也得之不輕。則愛之也重。孰

不自奮於功名而國與民不受其厲二也進士
任子其進也均則兩無怨其來者徐則應者不
迫初難而未甚易不過十年官曹清矣三也又
何官冗之足病也哉。

論制其來散
其衆而後冗
官可去

論冗官下曰臣聞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
勝事寧以思棄人無以人棄思先王之時一事
一官也不惟一事一官也蓋有數事而一官也
以一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
官者無餘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思無餘思則

明無餘力則精無餘暇則不懈精明而不懈則
一人無餘也而治百事有餘矣况數事乎今則
不然一官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數人
而居一官則不競其公而競其私數人而治一
事則任其功而不任其責甲則曰吾之官在此
彼則增也乙則曰官無異官事無異事也我何
增爾何正焉至於事之缺而不理民之不悅而
有辭上以責之則皆曰非我也責將誰執哉此
以人勝事之病也先主之時官者不於材未論

之先而祿者必於位既定之後以材詔官則非材不官矣以位詔祿則祿不及於無位矣非材不官則天下願官者不僥於官而趨於材祿不及於無位則天下干祿者不冒於祿而求有所立以得位蓋有有材而不官有所立而不位者矣未有不材而官無立而位者也則祿之爲祿誰得竊取而素餐之是之謂寧以恩棄人今則不然人有餘官不足於是有無官而增官官有餘而位不足於是有無位而制祿夫有是人有

是官有是位而祿之益曰子大夫之勤也不而以不食也今也臨無民也治無事也而創爲空虛之名以爲之位而賦之祿不曰祿之棄耶此以人棄恩之病也昔者堯舜在上禹臯夔龍在下何其事之多而人之寡也一日萬幾事不多耶而臯陶一人也明刑則斯人焉弼教則斯人焉制蠻夷則斯人焉治寇則斯人焉刑也教也蠻夷也寇賊也是得爲細事耶舉數大事而一士師之官兼之而數事如一事也大事如細事

也則天下之官有下於士師而天下之事有小
於此數者其有以人勝事者乎三代之士蓋有
貧而祿仕者矣疾而食於上者矣抱關擊柝也
乘田委吏也此貧而祿仕者也然士則祿仕也
而非抱關擊柝非乘田委吏則祿亦有及之者
乎無也則必有職而且功也瞽者食於樂跛者
食於門此疾而食於上也然人則食也而非能
樂非能門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事
而且勞也則當時之祿其有以人棄恩者乎古

今之官蓋未有冗於今日者也祖宗之制每路
監司提轉而已今則提轉之外又有提漕茗常
平者焉郡有常賦賦有常入一吏運牙籌足矣
不可以無官長也臨之以一轉運足矣今則有
使有副又有判焉小郡兵馬之官至於五六人
而同一職小邑征稅之官至於二三人而其一
事以人勝事莫甚於此老氏之宮嶽靈之祠率
建官以領焉自宰執侍從之斥者歸者老者與
夫庶官之一命而上而貧者墮者客者高之爲

置使爲提領。卑之爲主管。爲監當。此何職哉。此職何事哉。國之安危。民之休戚。政之利害。不知也。而一日不廩之。則怨問之。則曰。我奉祀也。如是者千百焉。國得而不貧。民得而不病耶。以人棄恩。莫甚於此。楚人有拙於耕者。患於踐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肩其輿。而已坐於上。以種焉。自以爲策之得矣。旣而隣田之稻生矣。而已之稻不生。夫楚人者。非不知愛稻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已之不踐爲不踐。而忘其數人之

踐爲踐之大也。設官以爲民也。恐一官一人之不治。而以數人治一官。得無踐吾民者多耶。人有毀瓦畫墁而得食。則食人與食於人者。交愛其笑。制祿以食功也。以士大夫之無位。而創爲奉祠。空虛之位。以祿之。得無與毀瓦畫墁者類耶。臣願朝廷痛革其弊。每路之監司。冗設提轉之二職。而轉運止於一員。柝鹺茗以隸於刑。舉常平以歸於漕。則監司之冗員省矣。大郡之兵官不踰於二。而小郡則止於一。大邑之征稅設

官者一而小邑則兼以令丞。至於幕職有簽書而又有判官者。簿尉之可以併省者則存其一而廢其一。則郡邑之冗員省矣。廢乎人不勝事也。先嚴任子試吏之法。三歲一試而補吏者不過五百。則來者徐。而官曹漸清。然後乘其清而去其浮食。所謂祠祿者。一切罷之。庶乎不以人棄恩也。嗟乎。不制其來。勿病其衆。不散其衆。勿病其冗。前之說行。所以制其來而散其衆也。制之散之。而後去其冗。則盡去天下之冗官。而天

請立大端去
細目以救制
科之弊

下有不覺者矣。覺且不覺。然且得而然也。耶。萬里千慮。策論人才。上曰。臣聞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疎。取之之塗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蓋聖人者。度越世俗之拘攣。徹藩牆。去城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度外奇傑之士。故才者畢赴不才者自伏。後世之君。以爲天下之人。舉將款我而不可信。於是立爲規矩。創爲繩墨。以簸揚

澄汰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實粗。得之者皆截然入規矩。中繩墨。而奇傑之士皆漏於規矩繩墨之外。故求治而莫之與治。遭亂而莫之與除。紛紜膠擾而不能成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於密而取之安事於博哉。蓋密則必有所隔。博而未離於密也。國家自祖宗知規矩繩墨之未足以羅度外奇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群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今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

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策之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而已。則又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也。何其甚平而無難也。非無難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興。以願聞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蠹簡。摘瘦辭。以爲苟難。以與

書生角一日之記問也哉。今則不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莫知所從出之題。既又親策於廷。而雜之以奧僻怪奇之故事。不過於何晏趙岐孔安國鄭康成之傳註。與夫孔穎達之疏義而已。此豈有關於聖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策。謀也哉。以訓誥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蠹魚之散殊。而釣文武將相之才。不幾於施鱮鯉之符。以羅橫江之鯨。挂黃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亦不能也。非惟

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之聖賢如孟軻者。後主亦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與今懸遠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猶近也。諸侯惡周禮之害已而去之。孟子已不能記其詳。孟獻子之及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則孟子亦安能中今之所謂制科也哉。夫孟子者。固無事於此能也。孟子則有所不能者矣。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自當先其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也不求天下之士為孟子之所能。而求其



為孟子之所不能。則是其所求者，非其所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得也，求而得則亦烏用是。帖帖者為哉？張華能對千門，萬戶之問而不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敏後之癡，小之明大之暗，臣愚欲望朝廷參之以祖宗漢唐書制之本意，立大端而去細目，使士之所治上之為六經之正經，下之為十七代忠與諸子之書，而削去傳好與僻之問，其學則慤

乎有用其辭，則主乎夫諛上及乘輿而不諉，庶詆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草野狂直之論，而士得專意乎興亡治亂經濟之業，庶幾有所挾者稍稍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純乎易，則懼駑者之至，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日千里，受揮策，求其它技乎？今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其能撮蚤，不問其能搏鼠而擒兔也可乎？士之能瘦辭隱帙者，豈曰奇傑而奇傑之士，豈在瘦

辭隱帙之能不能也。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
有挾策謀而不能乎文辭，有能乎文辭而不肯
入有司之刀尺，苟軍旅之間委諸將，以薦謀臣
才士，不聞於文與武，仕與未仕，而諸郡大比之
薦名，輟進士定額十之一，以其半而試士之能
古文者，畧倣宏辭之體，以其半而試士之知兵
獻策者，畧倣武舉之制，上之於宗伯而取之，視
進士之科名焉。其不出乎奏名之常員，而不
羈之士，不至於橫棄其與，以聲病之文而取利

福至之好
可參天下之

級者，不猶愈乎。如此而猶有遺才焉，詎不信也。
識人才中曰：臣聞天下之情，有所大不可曉者，
常喜背人主之所向，而向人主之所背。人主當
宁太息，悵不盡得天下之才而用之，庶幾乎尼
可安，亂可治，而亡可存也。此豈非人主之所向
也哉。然求忠則得姦，求才則不才者至，姦邪不
才之人，蓋人主之所甚不欲者也。示天下以所
向，而天下必背其所向，示天下以其所不欲，而
常得其所不欲，天下之情，知此其不可曉也。是

豈真不可曉歟。天下之情甚易曉也。何也。人主無不洩之。旨而密。旨在所向之外也。天下之人伏其外以窺其中。從其洩而得其密。是故背人主之所向以陰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曉也。子之養親也。膾炙以爲羞。禮也。蛙蛤以爲進。非禮也。子問父以所膳。必曰膾炙。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蛙蛤之爲嗜。爲子者何憚而不進之。以蛙蛤哉。夫父曰膾炙。而子曰蛙蛤。曷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耶。蓋其所命者。飭

也。其所不命者。真也。故夫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善從命者也。人主之令天下曰。吾好忠而惡姦。好才而惡不才。夫豈不善。然天下並進而嘗之。忠與姦兩至。而才與不才各求售焉。則其好惡一切有所反。當此之時。天下宜何從。昔者田子與隰子登臺。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於伐木。曹公下雞肋之令。三軍莫喻。而楊脩知其意。在於退師。上之人舉目搖足。而天下已知其旨矣。聖天子卽位五年。于茲下求言之詔。

開狂直之塗而忠言猶未聞也。嚴薦舉之法，謹聘召之禮，而真才猶未出也。天下其真無才耶？蓋天子之令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也。天子如此其聖明也，願治如此其急也，求才如此其勤也，而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何也？天下但見夫布衣撾鼓而誅民瘼，則下之吏而屏之遠方也。後進小臣越職言事，觸犯忌諱，則罪之以沽名，驟進而臺諫，又冥搜其過，以破壞其人也。舊德宿望朴忠而敢諫，則上下左右羣憎而朋嬖之。

不罷黜廢放則不止也。元勳將相敢任大事而能決大計者，則排斥却塞而死徙殆盡也。夫歡欣以致其來，聳踴以起其懦，愛憎長養以防其消，猶懼天下之才不至也。今也日夜深沮而痛折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猖狂勵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而曰天下真無才也。此雖一飯九嘆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忠賢奇傑，勇於言而敢於爲者，誰敢信而來哉？何則？所求者之與所好者之旨，其真有不可。

欺也。既而不怪，將遂成風。是風一成，則治亂存亡之機，將必至此。夫風也者，無形而不可執，無根而不可拔，倡之莫知其所自起，和之莫知其所自隨。合散翕忽，如童子之謔，非天非鬼，而不勝其秘怪。非作非傳，而不勝其流布。禁之則愈滋窮之，則莫推。而是風也成，則關人之國粹然於唐虞三代，故其祚長。巋然於秦，故其祚短。凜然如東漢，故其國難拔。廢然於魏晉，故其國速亡。風之所在，而國隨之。其可懼也。古之聖人必

有以默觀天下之風，見其變，知其成，整其微，待其定。是故拒其所從變之端，而道其所宜歸之塗。故天下之人，陶其風者，自非下愚，皆得以成其才，而收其用。何謂導？導在好好，在獨人生之所好，獨而不分，則天下誰不逆深其好，而爭爲之趨，專迎其獨，而莫爲其它。使天子趨而不它，則雖捐肝腦，蹈鼎鑊，前者未旣，而後者來東漢之凜然者，夫固有導之者也。仁祖之世，天下爭自濯摩，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

請秦方右遷

以犯顏敢諫爲忠。此風一振，長育成就，至嘉祐之末，號稱多士。其將相侍從，臺諫之才，猶足爲子孫數世之用，而不見其盡。何也？仁祖之所好，獨在是也。聖天子卽位之初，不可謂無仁祖之所好矣。然分而不一，未久而移。今天下風變矣，變而之，凜然則幸也，而臣未見其凜然也。變而不反，喑喑默默，帖帖靡靡，此風一成，天下有急，不知誰爲之死哉。臣不勝大懼。而道其說，宜論人。才下曰：臣聞人有常，皆曰今天下乏才。

天下真乏才耶？才者天之生也。古多才而今乏才，則是天之厚於古而薄於今耶？稽非后稷而無歲，無粟地非涓川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耶？臣嘗聞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天生之，君成之，亦君壞之才，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哉？蓋天下之才，莫難於成而莫易於壞。士之幼而壯，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育，不知其幾何日，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試之世務，以出

其能不知其幾何事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
或彼之短而此濟之以長嘗險易而涉風霜不
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
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矣幸而成才則上之
人當如何而愛惜故曰才莫難於成人之至情
自非前無千載之眩後無萬人之怵獨立自信
如此于如伯夷誰不違於禍以嚮於福者天下
之人如是而成才矣日夜瑩之猶恐昏之日夜
策之猶恐息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免於禍則

是才者國之獲身之賊也其誰不解體故曰才
莫易於壞惟善用才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
能轉壞以爲成而不善用才者不惟不能邀其
成而亦不能扶其壞今日壞其一明日壞其二
天下之才銷委腐敗而緩急乃無一人爲之用
無一人爲之用其果無才耶使善用者起而承
之濯摩翦拂而用之則故者新懦者奮而散者
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後世見漢高帝
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以爲後世

無復有此之人物。不知漢之所用。卽秦之所棄。唐之所得。卽隋之所遺。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蓋壞其成。與成其壞。惟上之人如何爾。今天下之無才。豈直無耶。抑上之人成之者過少。而一之者過多耶。國朝人才。一成於慶曆。再成於元祐。初壞於紹聖。大壞於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被其患。光堯之興。褒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子孫。盡斥崇觀之姦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忠義才德之

士。暫閱而愈光。姦佞誤國者。終不逃其誅。振而作之。十有餘年。人物之盛。凜有慶曆元祐之風。雖中更權臣排去。異已長告訐。與羅織以痛折天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器質。旣成。終不爲改。譬如玉之已琢。不復爲璞。金之已鍊。不以爲鑛。陛下始初清明。盡起諸老而置之於朝。貢下相慶。如見漢宮威儀也。陛下亦知其所自乎。光堯成之。陛下用之也。當是時。山林枯槁之十。毫髮絲粟之才。于于然而來。紛紛然而起。人人

有自奮自喜之意。今未久也。而霍然分散爲之一空。此何爲者。耶。孟子曰。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無親臣矣。李固曰。一日朝會。見無一宿儒可顧問者。誠可嘆息。今日之事。得無類此。陛下亦嘗察之乎。察之矣。亦嘗憂之乎。且夫今之於天下之才。自用之。自壞之。天下知其無能也。意者左右之有讒人歟。讒人之讒也。亦莫知吾讒人也。蓋曰。吾忠也。其逐君子。亦豈頓逐人主有素也。自以爲忠。而逐人有漸。人產不面人。

○讒者○冒○矣○今夫小人之與君子。不爲異也。將以同而迎其主。必以同而欺其僚。退則與僚同。進則不與僚同。而與主同。彼小人者。退而不與君子爲同。則其諂不密。進而與君子爲異。退其諂不力。是故初賣之。終陷之。公孫弘之背汲水。是也。小人之責君子也。不曰斯人可逐也。必先陽爲之地。而外若與之厚。旣以釋其君。又以安其人。釋則不疑。安則不戒。夫惟君不疑。而人不戒。是故一旦逐之。而莫之戒。武后之言於高宗。

乞賞來濟是也。讒必有名。讒而無名，則言之者
作而聽之者不堅。古之讒者，必有以不恃其言
而堅其君。蓋曰：非有利於我也，而不利於國。其
君安得不瞿然動，決然從乎？姚崇之託足疾，以
譖張說是也。吁！讒人之千機百竅如此。君子者
舉而觸焉動，而中焉為人主者，奈何恬而不体
察而不憂耶？此臣所以流涕而深言之。惟陛下
幸察。臣聞用才有道，無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宜
也。不足惜者，才之所從壞也。今天下老成之王

請留張拭黜
韓玉
請復劉光祖
言職
員與宗請行
范仲淹言浩
蘇軾三論似
去冗官

視之以為不足惜，壞而棄之，臣恐才之不壞者
寡矣。臨事而無人，則又曰：天下無才。屈原曰：舍
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此臣之所以嘆也。
萬里乞留張拭黜韓玉上書

著作郎兼國史編脩員與宗議冗員上奏畧曰
先儒范仲淹嘗奏疏於仁宗皇帝曰：冠蓋塞路，
簪履盈門，謂之賞延，無乃太甚。願與大臣特新
此議，仲淹以任子之制，不少加裁節，則吏源卒

未可清也。臣願朝廷畧稽仲淹之節任子少損其制可乎。此言行則一冗去矣。先儒李淑嘗奏疏於仁宗皇帝曰：取人既廣則求學益疎，願啓封閣名兼採聲實，約今歲吏部闕官之數爲來年進士入等之準。是進士或至泛濫則實材未易致也。臣願朝廷畧稽李淑聲實之說可乎。此言行則二冗去矣。先儒蘇軾嘗言於哲宗皇帝曰：吏部以有限之官難以待無窮之吏，將來特奏名止乞量行收取其餘不理選限是則特恩

積弊不去則僥倖或有未懲也。臣願朝廷畧行蘇軾量取之說軾之言行則三冗去矣。

右諫議大夫黃洽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爲國得文人上天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論才在職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再三名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爲朕

股耶

奏議

陳傅良以言事去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
工部郎李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
故而去所甚惜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
君任其去而不顧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
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臣所以爲之寒
心也

嵯縣尉謝深甫言今日人才楊中修外者多妄
誕矯訐沽激者多眩瞶激昂者急於披露然或
隣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隣於太銳靜

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隣於立異故言未及駭
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趨時徇利
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軟熟畏避束手因循併且
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
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蓋
其木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

嘉祐

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呂祖謙脩
徽宗實錄書成進秩而對言

奏議

秘書丞陳居仁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畧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以鳳其原。煇字廷獻。鳳其原。煇字廷獻。太常博士黃黼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德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以宰相。本朝不爲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等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畧西事。久歷邊任。不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以主乎

文彥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易乎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昇上流。或委方面。習爲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恩信。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曰人之道。

嚴州教授袁樞嘗奏言。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

天王論偏聽
教亂

不可不去之戒。夫哉王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于禍亂。且曰。固有詐僞而似誠實。儉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曷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曷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又曰。陸游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畧曰。臣聞天聖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炤知其弊。公聽

陸游請命臣僚舉趙魏齊魯秦晉之才

並觀兼收博采。無南北之異。於是范仲淹起於吳。歐陽脩起於楚。蔡襄起於閩。杜衍起於會稽。余靖起於嶺南。皆為一時名臣。號稱聖宋得人。之盛。及紹聖崇寧間。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復有沉抑之嘆。陳瓘獨見其弊。昌言於朝曰。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嗚呼。瓘之言。天下之至言也。方今雖中原未復。然往者衣冠南渡。蓋亦衆矣。其間豈無抱才術蘊器識者。而班列之間。之人鮮少。甚非示天下以廣之道也。望命大臣近

臣各舉趙魏齊魯秦晉之遺才以擯試用。拔其尤者而任之。庶上遵仁祖用人之法。下慰遺民思舊之心。

論作至氣

游又論作起士氣。劄子畧曰。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扶雲漢。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之。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謙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大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

事皆當以氣。○主○戰○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

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

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款

伏狄。青氣懾頌海。○而智高殄滅。至於韓

琦富弼文彥博之勳勞。唐珍包拯孔道輔之風

節。大抵以氣為主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

敵則敵服。勇者之聞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

氣勝之耳。今天下才者衆矣。而臣猶有憂者。正

以任重道遠之氣未能盡及古人也。伏望萬機

之餘留神于此作而起之毋使委靡養而成之
毋使沮折且吳蜀閩楚之俗其渾厚勁朴固已
不及中原矣若夫日趨於拘窘怯簿之域臣實
懼國勢之寢弱也

張孝祥論今
入官之門雖
廣用才之路

中書舍人張孝祥論用才之路欲廣劄子

賈玠
劉清之言用
人四事

知宜黃州劉清之入對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
否二曰正名實三曰使材能四曰聽換授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六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七

吳郡

刪正

用人

陳傅良薦宋
文仲吳獵蔣
礪楊炤

宋光宗紹熙元年湖南轉運判官陳傅良薦宋

文仲等狀曰宋文仲吳獵之在湖南蔣礪楊炤

之在廣右朋儕鄉黨咸所推先牧守賓僚無不

器重望賜甄錄以昭示公朝不遐遺之美

四年傅良為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繳奏給事

中黃裳改除兵部侍郎狀

論黃裳封駁

鄭汝諧權吏

部侍郎錄黃
不當陰廢其
言而陽遷其

官
再乞指揮黃裳復給事中

傅良又上奏曰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奏對激切憲宗嘉之翊日語宰相曰元膺讜言直氣朕欲留左右使言得失李藩裴垍賀曰陛下納諫冠於前王臣等既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合當負罪今請以元膺復為給事中上悅而從之若紹興二年以兵部尚書權邦彥為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三疏駁之尋令他官書讀程瑀乞罷遂遷兵部侍郎瑀不拜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臺諫江濟

方孟卿皆言黃門職典山納顧不留瑀助竊

為朝廷惜之上批復除瑀給事中及入工部給事之設正要駁異豈在雷同朕以卿三來去勉從所請然深不欲卿去故再有此瑀出特賜象笏是則又陛下家法也伏望宸禮高廟無我之心二三大臣効李藩裴垍獻之力特收成命速降黃裳依舊供職指揮

傅良又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狀

第二狀畧曰臣前所奏固知子仁為勳子也

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
不肯書行字
仁錄黃

但群情嗷嗷延頸累月皆以留正待放罷命
未聞趙雄告終而恤典不及凜然西陲兵十
萬吳挺物故闕無主者當此時也而授於閒
散庸繆之臣宜先者反後宜緩者加急是捨
當行之政而推無故之恩臣恐後望者惑而
謗讟至矣此所以深為聖明惜此事體夫報
荅舊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為親矜憐後孰與
專帥闡者之為重此事理曉然豈惟群雖干
仁固知之也

龜年請復
光祖臺職

紹熙中太學博士彭龜年乞留侍御史劉光祖
以伸臺諫上疏畧曰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近除
太府少卿士論紛紛皆謂因論吳端除授之故
然臣等竊以為不可者偶留近侍而遽遷臺臣
其於國體所繫甚大嘗觀祖宗借重臺諫劉安
世勅胡宗愈至二十餘章而不以為瀆貴重大
臣如文彥博因唐介一言為之亟罷而不以為
橫今光祖論端其言必不如安世之切陛下偶
然進端亦未必寵任如彥博也而祖宗處之如

彼陛下處之如此比而觀之孰得孰失當不待人言而後喻矣

龜年論續降指揮之弊上疏

吏部尚書趙汝愚奏薦張漢卿元汝楫狀

汝愚薦蜀中三縣令狀

汝愚又應詔薦朝議郎玉管建昌卑仙都觀李

信甫朝奉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公事徐誼朝

奉郎知建寧府鄭湜可備郎官卿監之選宜教

郎荆湖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開禧故太子

論任法不如任人變法不如變俗

趙汝愚請與張漢卿元汝楫堂除差遣

請擢知雲安

劉甲知峽眉青城程驤知

上津謝辛以勅四蜀官吏

為李信甫等六人

詹事十朋之子宜教郎邛州蒲江知縣范蓀從政郎前汀州武平縣丞楊翼之可備職車官之選

知潭州朱熹同監司薦朝請大夫權知邵州浩

熹朝請郎權知全州韓邈奉議郎權通判邵州

蔡咸奉議郎提刑司幹辦公事方銓望加旌擢

以為趨事赴功者之勸

熹知漳州薦龍溪縣令翁德廣狀

蔡戡奏薦鄂州通判劉清之狀

朱熹薦潘崇等四人

薦翁德廣

蔡戡請旌擢劉清之

請擢宗嗣良

請擢王補之

薦胡槻万俟

三人

三人

請甄錄知賓

州將來也

薦趙時侃方

信孺

戡奏薦衡州通判宗嗣良狀

戡又奏薦臨安通判王補之狀

戡又奏薦知邕州胡槻通判靜江府万俟似望

旌擢以為遠方官吏之勸

戡又奏薦知象州高商老知潯州周熹知宜州

劉董三人望加甄擢為遠方牧守之勸

戡又奏薦將來斐狀

戡又奏薦奉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趙時侃承

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丞淮東隨軍轉運司幹

薦万俟似張
心怨

辦公事方信孺可試用

戡又奏薦朝奉大夫通判靜江府万俟似通南

郎充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張惠恕望加

擢用

戡又乞選擇監司上奏畧曰臣聞范仲淹執政

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之每見一人姓名

以筆勾去以次更易富弼曰公是一筆焉知一

家哭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韓琦當國用監司或非其人者崔公孺曰公居

論監司當者
其員而擇其
人

卷一

卷一百四十七

七

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
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
通衢使爲民害可乎國初始置轉運使淳化中
遣官提點諸路刑獄天聖中置轉運判官熙寧
中置提舉常平其後又有提點坑冶茶馬市舶
俱號監司一路之間多至五六人凡除一監司
槩以中數歲費二萬緡公帑萬緡迎送萬緡俸
給五千緡兵卒券食五千緡賢者居之所費止
此不才者抑又甚焉多取頭子錢者有之抑賣

公庫酒者有之利買土產物者有之巡歷之餽
遺宴設吏卒之取乞批支蓋非一端州縣之擾
可知也而又遷易不常費用不貲且以湖北漕
言之淳熙三年始今五六年間凡送迎三十餘
次如此清計安得不匱民力安得不困乎以臣
愚見不若省其員而擇其人夫畿甸之內最爲
浩穰向來獨員亦未有不辦之事今江東西湖
南北福建並置兩漕其一似可省矣淮浙閩廣
產鹽之地置提舉可也湖南北江東西似可併

周必大請區
處外路迎送
張儔請詔安
令惠養斯民

矣。茶馬坑冶職兼數路。遣使可也。閩廣市舶職
務至簡。似亦可併矣。員省則可以減費。員少則
易於擇人。費減則用度足。人擇則職務舉。此必
至之效也。

醴泉觀使周必大奏論任官疏。其言曰。州縣催科。急於
星火。上伊有常額。則以出剩為能。省限有定期。
則以先期為辦。斛斗升合。所以準租也。則對量
加耗。尺寸銖兩。所以均稅也。則展取奇零。不求

美餘之獻。則為乾沒之謀。善乎楊雄有言曰。夫
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
是以秦之末年。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蓋怨疾
之久矣。唐至僖懿以後。奢侈日甚。賦歛愈急。連
年水旱。百姓流殍。盜賊並起。尤憎官吏。得者無
不殺之。亦若秦而已矣。願詔大臣。精擇守令。且
以惠養斯民為先。

論用人聽言

劉光祖乞留

朱熹

儔又輪對劄子
起居郎劉光祖乞留侍講朱熹劄子

奏議

卷一百四十一

七

游仲鴻請亟
還朱熹

侍講朱熹以言事去監登聞鼓院游仲鴻上疏
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
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
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
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
還朱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

林大中論人
才當觀大體

殿中侍御史林大中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趨
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趨向果正雖
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趨向不正雖小節可

不失爲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讐耻之者
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于以
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
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七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八

吳郡張 溥刪正

用人

項安世請復
舊朱熹使補
聖學

宋寧宗即位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授書郎項
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官祠不經
宰執不由給舍經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
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
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
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

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昇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為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内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

報

嘉泰二年葉適上奏

葉適論國家
盛衰之符必
以人材離合
為驗

開禧二年適又奏

寧宗時。余天錫上疏曰。臣荷國恩。起家分闈。旋

蒙趣覲。躡玷邇聯。時權禮部侍郎曹幽。實在諫

省。蓋嘗抗疏。謂用臣大驟。臣與幽交最久。相知

最深。今觀其所論於君父。有陳善之敬。友朋有

責善之道。而幽遂遷官。臣竟污要路。幽以不得

其言。累疏旬去。夫亟用舊人。而遂退一莊士。則

將謂之何哉。幽老成之望。直諒多益。寘之近班。

可以正乃辟。可以儀有位。欲望委曲留行。使之

論者莫賢乎
好士不哀臣
莫忠乎愛君
愈厚
余天錫請留
曹幽

陳傳良乞追
寢朱熹提舉
隆興府玉隆
萬壽宮
許應龍論用
人豈術
吳泳請隨才
器使

釋然無疑。安於就職。則陛下既服好賢之美。而
微臣亦免妨賢之媿。帝從之。
直學士院陳傳良。繳奏朱熹宮觀狀。
宗學博士許應龍。論量能授官第二劄。
起居舍人吳泳。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
以爲天運將變矣。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
人將引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
論。茲非砥柱傾頽之時乎。若使廉通敏慧者。專
治財賦。淑慎曉暢者。專御軍旅。明清敬謹者。專

典刑獄經術通明使道訓英文雅麗則使
辭棄節堅厲使備風憲奉法循理使居牧守
直有守者不聽其引去恬退無競者不聽其
居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言論闡爽者不
寘之於外服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
安有不適用者哉

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
德曾從龍使金還轉官疏言州郡累月闕守而
以次官權攝者彼惟其攝事也自知非久何暇

守有期即擬

盡心於民事。獄訟淹延。政令玩愒。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飲。足未及境。而復以他故罷去矣。且每一易守。供帳借請。少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勝計。然則輕於易置。公私具受其病。欲望明詔二三大臣。郡守有關。即時進擬。其有求避憚行者。悉杜絕其請。其繳劾彈拄者。疾速行之。蓋郡計寬則民力裕。利室常相關。故也。

請擇相

御史唐璘召對。緝熙殿。首疏奏天變而至於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暱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之才為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嫺姪。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蓋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揚縮。雖修途

居安請明
呂祖儉
呂祖

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篋。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母使天變寢極。人心愈離也。上為改容。韓侂胄用事。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已。太府丞丞呂祖儉以謫死。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遠郡侍講王居安奏請明其冤。以儉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為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

復生人王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燦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禮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啓侂胄專政之謀。汝愚斥死。彥逾之力居多。乃使與二

奏議

卷一百一十八

五

李鳴復論選
用責實
袁燾論人主
常存敬賢納
諫之心則下
必有彰顯年
之臣
論正直易疎
語諛易親
楊簡請擇賢
以任
論士大夫勿
以改過為耻
袁甫論今日

人同升不幾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
趨向於天下也

侍御史李鳴復論擢任二府之臣當責其實忘

奏

嘉定初袁燾為樞密院編修輪對劄子與對論

九年燾又輪對劄子

三年工部員外郎楊簡上奏

簡又奏

嘉定中秘書郎袁甫上疏

之病在丙
劉漢弼請聽
史嵩之終喪

侍御史劉漢弼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

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斷乎願

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

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

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希之起復

止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

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

袁說友上言

知成都曹彥約奏曰蕭望之可使為太傅不可

袁說友請分
別邪正
曹彥約論有
用人之廣則

奏議

使為馮翊黃霸可使為潁川守不可使為御史大夫人才之於世用要各有分劑也。臣自識事以來讀呂公著所為手記具載人物德履有可紀政術有可稱直錄其名不載其事其他一言一行稍不可廢則云某人稱其能文某人稱其有守念前賢愛人物如此心甚慕之亦嘗取今世措紳之士筆之簡冊求如公著所記者以為準則將以供當路之所問也。比年國事既多薦召亦眾歷數舊編則見於錄用者十已八九用

人路廣而猶有乏才之歎。臣竊感漢人度德而定位量能而授官省其私以觀其公與試其事以觀其所能與之言以審其所欲教之詔以警其所不逮然後以是事任之以是效責之毀言日至而不置其疑謗書滿篋而不改其度婁敬建和親之議則使之結約者莫如王恢王恢建馬邑之策則使之擊輜重者莫如王恢事成宜享其利事不濟宜受其罰載在史策不一而足孝宗用史正志之為登運遣湯邦彥之為泛

使距今未遠。猶出諸此。不知不測。用人之說。何所起也。開禧倡議復古。未必全誤。當路者以術數處之。其規撫已狹隘矣。起武將於散地。俾守襄陽。臨行問所欲。則曰到彼當自知耳。輟近臣於禁路。俾宣諭湖北。臨行請所爲。則曰饑民與忠義相挺耳。及規恢之旨方播。而諸將之師已出。宣威之命方下。而三交河之敗已聞。謂用兵而不厭於詐。詐於境外可也。烏有共事任事之人。乃相與爲隱哉。劉光世童貫之將也。爲中興

名臣韓世忠梁師成之將也。其功業烜赫如此。今收絃而用諸將。非必擇今世之敗事者盡棄之。而後可也。用得其道。而使之勿疑。處得其平。而使之勿驕。舍短取長。庶乎其可耳。故臣嘗論之。惟天下之至公。而後可以來天下之賢。惟天下之實德。而後可以用天下之賢。然缺戰勝胥臣得封。陳平計行。無知受賞。古人用賢之意。爲天下分職耳。豈必自我出而後爲得哉。魏了翁罷督子嗣。有止言李韶訟曰了翁刻志

李韶請召還魏了翁

奏議

卷一百四十八

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去就出處。具有本末。端平收召。論事益切。去年督府之遣。體統不一。識者逆知其無功。了翁迫於君命。黽勉驅馳。未有大闕。襄州變出肘腋。未可以爲了翁罪。樞庭之召。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四十年來。收拾人材。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

論專任責成

詔知泉州。又奏曰。人主職論一相而已。非其人。不以輕授。始而授之。如不得已。既乃疑如叔使。

不得有所爲。是豈專任責成之體哉。所言之莫不必聽。所用之人不必從。疑畏憂沮。而權去之矣。

真德秀薦丁黼等五人

江東轉運副使真德秀薦知信州軍州事丁黼通判建康府事曾耆年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字李采奉議郎分差建康府諸軍糧科院楊若從政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楊邁望賜甄擢。

德秀又薦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

奏議

卷一百四十八

九

以彥華從事郎前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簿帳司
趙彥覃望賜旌擢

馬所部縣令
馮特卿等十

德秀薦本路知徽州歙縣馮持卿知饒州鄱陽

縣趙汝俞知信州弋陽縣柴景望知信州玉山

縣程榆知池州青陽縣許溪知太平州當塗縣

王洽知寧國府宣城縣尤燭知建康府溧水縣

俞遷知池州貴池縣蔡汝揆知池州銅陵縣

執等十人望朝賜甄錄

德秀又奏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蕃乞特放

擢以厲士俗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八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九

用人

衛涇論人才
所由衰者六

舉其觀之等
十二人

宋寧宗時衛涇論人才六事上奏

涇奏舉江南西路轉運司主文字王觀之撫州

通判趙時通江南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

洪溪筠州通判孫格知建昌軍新城縣何遲知

撫州崇仁縣彭耕知臨江軍新淦縣趙公括知

隆興府新建縣桂如箴知筠州高安縣潘熏顧

奏議

奏舉等七人

州端金縣丞陳景仁隆興府武寧縣丞元臨
江軍軍學教授徐儉上十二人望賜擢用
涇又奏舉隆興府通判滕璘江南西路轉運司
幹辦公事趙師秀知隆興府奉新縣潘京伯知
隆興府武寧縣趙善璫贛州州學教授蔣日宣
建昌軍軍學教授黃官袁州分宜縣尉鄭魏挺
七人望賜旌擢以爲一道官吏之勸

奏舉等九人

涇又奏舉南安軍大庾縣令徐範知筠州新昌
縣事沈鏗南安軍南安縣令楊洽筠州軍事推

奏舉等三人

官俞機筠州司法參軍詹桌知撫州樂安縣董
仁澤知江州德化縣事林杲知隆興府分寧縣
事陳元衡監江南西路轉運司造船場溫良輔
等九人充所知

涇又奏舉知撫州金谿縣事蕭舜咨撫州軍事
判官彭去非江州湖口縣尉陳鞞三人望賜甄
錄

奏舉等七人

涇又奏舉監潭州廣積倉兼衙倉章瑒潭州醴
陵縣尉甄世光賜軫錄

奏議

馬公幹等三

涇又列薦權知全州軍州事徐筠權發遣道州軍州事朱著權發遣邵州軍州事留筠三人乞賜甄擢

馬公幹等六

涇又薦知潭州長沙縣薛洽知潭州安化縣趙崇模知潭州醴陵縣羅羸知潭州湘鄉縣趙伯駿知道州營道縣蔡師仲知衡州來陽縣趙彥飭六人望賜旌擢

李鼎等四

涇又奏舉知潭州益陽縣李鼎邵州州學教授陳覲郴州桂東縣令黃龜鼎道州江華縣令莫

价四人望賜褒擢

朱端常等五人

涇又奏舉知南劔州朱端常通判興州何松通判邵武軍趙善徐通判建寧府張國均通判江州樓鏐五人望加表用

朱端常等五人

涇又奏舉福建路提刑司檢法官陳嗣宗前汀州州學教授孔夢符西外宗學教授林士遜前知福州寧德縣王克恭繼之者郭伯良前知泉州同安縣章太蒙知福州長溪縣江潤祖知福州懷安縣趙師祀知建寧府建陽縣黃千里知

建寧府崇安縣趙必愿建寧府左司理參軍吳
 端忠知福州長溪縣丞黃以大泉州安溪縣主
 簿王仲龍福州侯官縣主簿黃份福州閩縣主
 簿鄧樞十有五人乞加旌擢

舉陳孔碩

涇又奏舉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陳孔碩望賜
 改除

舉蔡汝揆等
 六人

涇又奏通判筠州軍州事蔡汝揆前通判隆興
 軍府事史復祖知隆興府豐城縣事汪經知建
 昌軍南城縣事黃以

知袁州宜春縣事黃以

舉

涇又奏舉知撫州軍州事留丙知臨江軍事楊

恕添差通判隆興軍府事葉澄通判隆興軍府

事俞遷通判南安軍張清臣通判隆興軍府事

許祓充江南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徐清叟充

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方大琮八人望賜

甄擢

涇又奏舉知撫州崇仁縣事范應鈴知隆興府

南昌縣事趙師陶知袁州萍鄉縣事趙彥章知

舉范應鈴等
 八人

筠州高安縣事余珪知隆興府新建縣事邵應祥知撫州臨川縣事趙崇尹知建昌軍廣昌縣事滕仲官知吉州永新縣事潘復八人望賜甄錄

舉吳軫等九人

涇又奏舉撫州州學教授吳軫隆興府府學教授梁致恭筠州軍事推官李伯賢隆興府武寧縣丞趙公珊江州德安縣主簿周良建昌軍南豐縣主簿趙希楚隆興府奉新縣主簿黃之望建昌軍南城縣尉黃師穆興國軍永興縣尉趙

舉趙汝誠等四人

崇畏九人望賜褒擢

涇又奏舉通則建昌軍兼管內勸農事趙汝誠知隆興府奉新縣主簿勸農公事趙希普知隆興府武寧縣主簿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趙師巖贛州司法參軍鄭斯立四人充所知

舉真德秀等三人

涇又應詔舉行知泉州興德秀章棣前知汀州趙崇模三人皆大吏之廉足為表勸

舉李燔等三人

涇又應詔舉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李燔前荆湖南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陳元

勳差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其幹
辦公事鄭華三人

舉趙崇度三人

涇又奏舉知桂陽軍趙崇度知柳州宜章縣趙
彥北邵州新化縣令徐簡望賜擢用

舉封彥明八

涇又奏舉封彥明充將帥狀

舉胡大壯

涇又奏舉潭州衡山縣布衣胡大壯俾如魏掞

之郭雍重褒錄

舉黃學行等三人

涇又奏舉從車郎前全州州學教授黃學行從
政郎永州零陵縣令劉用行迪功郎潭州

縣主簿李劉三人望賜甄擢以為館學臺閣之

儲

舉張聲道等三人

涇又奏舉朝誦郎改權發遣永州軍州事張聲
道通判潭州軍州事張履信朝奉郎前通判衡

州軍州事廖視三人望賜甄擢

舉游九言等三人

涇應詔舉人才舉通直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
游九言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錢文子承於

郎前通判慶元軍府黃宜三人不宜實之閑地

涇又奏舉朝請大夫充荆湖南路安撫司參議

舉蕭遵等亦人

奏義

卷一百四十九

六

官蕭遵朝請郎通判潭州軍州事施桐朝奉郎
通判潭州軍州事姜注承議郎充荆湖南路安
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謝孫復從事郎全州州學
教授謝興甫從事郎新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司
幹辦公事鄧夢祥六人望加錄用

舉趙綸等三
人

請差宋億替
鮑堇

涇又奏舉通直郎知潭州益陽縣事趙綸從事
郎知潭州善化縣事趙彥措從政郎衡州來問
縣令祝夢良三人望與甄擢

涇又奏辟宋億充潭州通判狀

涇再奏舉宋億狀

奏議

卷一百四十九

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九終

